

羅豫章集

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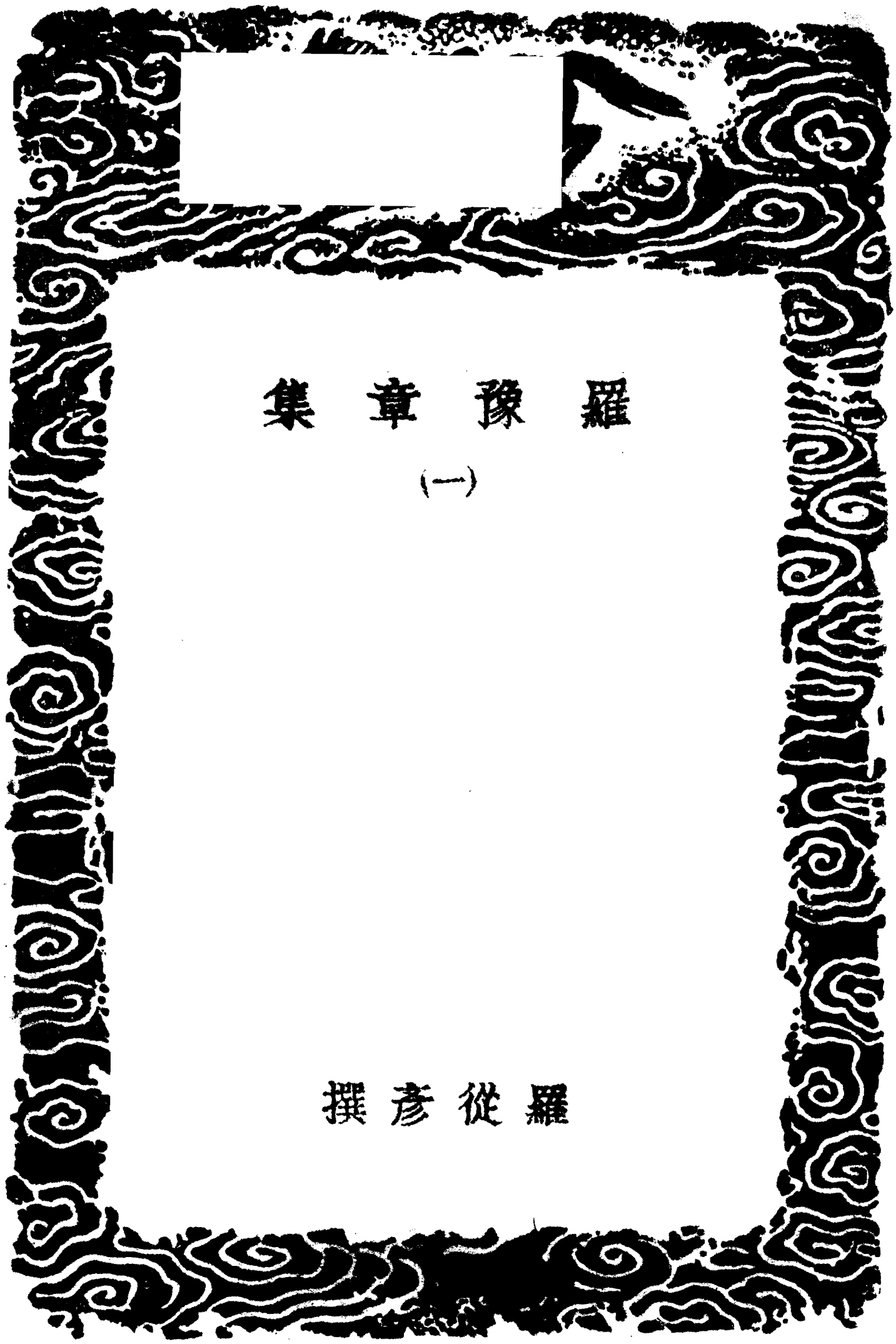


叢書集成

初編

王 雲 五
主 編 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羅 豫 章 集

(一)

羅 從 彥 撰

本館據正誼堂全
書本排印初編各
叢書僅有此本

原序

由孔孟而下。斯道之傳。開於周子。盛於二程。而大會於朱子。朱子繼周程之統者也。顧其淵源一脈。實自龜山。而豫章。而延平。的然相承。如河源之發於崑崙。由積石。歷龍門。而東注。以放於海也。斯道之傳。蓋匪偶然。中閒若無潛思力行。任重詣極。如羅豫章先生者。又安足以肩承先啓後之任乎。先生爲人。嚴毅清苦。年四十一歲。始受學於龜山之門。計其時亦已晚矣。夫學者惟無志於學。則已有志於學。雖其前之溺於流俗。誤於歧趨者。一旦親承大儒之訓。翻然勃然。卽可以得乎吾性之所固有。而聖賢之道。求諸日用。而無乎不在。獨未有篤志求道如先生者耳。當時龜山弟子千餘人。何人不告以伊洛所傳之學。乃一聞至論。遂驚汗浹背。自悔虛過一生。非先生之篤志。其孰能超然自拔如是。且旣從龜山授業。又裹糧走洛。而見伊川。旣得伊川指示。又歸而卒業於龜山。抑何求道之勇也。迨後盡得龜山不傳之祕。築室羅浮山中。絕意仕進。終日危坐。以體驗天地萬物之理。蓋其造道成德。有非世人之所及知者矣。先生之學。傳之者李延平也。常教延平。靜中看喜怒哀樂。未發時作何氣象。蓋以寂然不動之中。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。莫不由是而出。故必操存涵養。以爲應事接物之本。此龜山心法。深得伊洛之傳者也。延平答朱子問學。必舉羅先生緒言相諄勉。其謹師傳以成後學如是。至朱子擴而充之。致廣大。盡精微。使孔孟周程之旨。融會歸一。如萬派之朝宗於大海。而先生居三傳之中。一脈淵源的然有自。亦如河之由積石歷龍門以

東注也。其承先啓後之功。豈不偉哉。先生少著述。惟遵堯錄。二程語錄。及雜著議論要語。學者合而觀之。可以知先生之學。卽可以知周程朱子相承之學矣。

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。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。

羅先生文集重刊序

君子之學。務以講明道理。精思力行爲事。而文章詩賦。蓋非所先者。然或因事感物。而有所著述。發於心而不能自己者。要皆不外乎道理之正。於己無累。於人有規。則君子亦所不廢也。若夫娛戲風月。摹寫溪山。足以蕩心而逸志者。奚可尙哉。羅豫章先生。師事龜山楊文靖公。二十餘年。盡得不傳之祕。居鄉授徒。循道寂寞。晚始得官。爲博羅主簿。弗究厥施而歿。所幸者。有同郡李公愿中。傳其學。斯文賴以不墜。再傳而得朱文公。其道遂大明於世。蓋先生清介絕俗。其學以誠篤不欺爲主。故傳於後。久而彌光。其生平所著詩文。又合乎道理之正。百世之下。讀之者。可知其爲人。然則先生之所著述。世不可無。如遵堯錄。議論要語。蓋其經濟之志之所寓。尤後人所當講誦而服膺者。惜經元季兵革散亂之餘。閒有存者。亦惟束之高閣而已。騷人墨客。競以娛戲摹寫爲事。豈復知道理之言爲可貴哉。邵武大守南克馮侯考。前在延平時。慕先生之爲人。搜訪遺文。得之民間。蓋元進士曹道振所編次者。首年譜。次詩文。次附錄。次外集。凡十八卷。重加考訂。刻版以廣其傳。及來茲郡。又載以隨。惟恐或失之。誠以道理之言。有補於世者。所當貴也。貴道理之言。則其爲政從可知矣。潛亦竊慕先生者。旣喜斯集之傳。俾後生晚學。得以因之。考見其道。有所感焉而興。又欲後之嗣政於此者。知侯能以振文右道爲心。而弗替也。故僭序之。時成化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。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經筵官同修國史莆田柯潛序。

重刊羅先生文集序

天下有有德之言。有造道之言。有德者歸諸聖。造道者歸諸賢。夫聖不可尙已。聖而下者。能幾何哉。是故流連光景。嘲弄風月。言之技也。勦取影響。掇拾緒餘。言之陋也。叛道背經。立門築室。言之蠹也。飾章繪句。踵謬承誤。言之雜也。有識君子。皆陋之。即使或災於木。曰文矣文矣。其何以信。今而傳後耶。惟有精思力踐。超穎妙悟。遠承師傅。深契道體。微之而順情理性。顯之足以經世宰物。近之而章程一代。遠之則足以垂憲百世。小之而化家範國。大之則足以擴天地。橫四海。夫若是者。言之善歟。文之精歟。惟宋諸先生。自周濂溪。程明道。伊川兄弟。鳴於西北間。俾聖學大明。如日星麗天。江海行地。固爲世道慶。自龜山載道而歸也。程師卽喜之曰。吾道南矣。然或繼承匪人。抑何以演其源而揚其波耶。幸有豫章羅先生。受業龜山之門。獨得不傳之祕。故自有先生之學。一傳而爲李延平。再傳而爲朱晦庵。由是海濱鄒魯。於斯盛哉。乃今讀豫章之集。遵堯有錄。議論有要語。雜著有題詠。誨子姪有書文。夫皆起自身心。出於至誠。以爲心則善身。以化民則善俗。以達天下則善治。其有功於世教。豈小補云。余來董延郡庠。景慕先哲。披閱往訓。每以舊集年久漫漶爲惜。庠生文明。爲先生遺裔。乃取舊集新之。索余言以序。余嘉其能不墮祖德也。而紀諸首。時隆慶五年春三月初十日。延平府儒學教授。分宜歐陽佑序。

宋史本傳

羅從彥字仲素。劍浦羅源人。曾祖文弼。祖世南。父神繼。從彥幼穎悟。不爲言語文字之學。及長。嚴毅清苦。篤志求道。徒步往從楊時受業。見三日。卽驚汗浹背。曰。不至是。幾虛過一生矣。時弟子千餘人。無及從彥者。嘗講易至乾九四爻。告以曩聞。伊川說甚善。從彥卽裹糧走洛。見而問之。頤反覆以告。亦不外是。乃歸卒業。盡得不傳之祕。時嘗語以今之學者。只爲不知爲學之方。又不知學成要何用。此須是著力來。實見聖賢所得之道。若只要博古通今。爲文章作忠信愿慤。不爲非義之事。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。且如東漢處士名節有聞者多。責以古聖賢之道。則略無毫髮相似。以彼於道。初未有聞故也。方今學者。平居則曰。吾當爲古人之所爲。纔有事到手。便措置不得。由是觀之。學而不聞道。猶不學也。又嘗教學者讀書之法。以身體之。以心驗之。從容默會。於幽閒靜一之中。超然自得。於書言象意之表。蓋其所得者如此。時之壻沙縣陳淵。嘗詣之。必竟日乃返。語人曰。自吾交仲素。日聞所不聞。其奧學清節。真南州冠冕。旣而築室羅浮山中。絕意仕進。終日端坐。以體驗天地萬物之理。閒謁時將樂溪上。吟詠而歸。充然自得。著遵堯錄。述祖宗以來宏規懿範。及名臣碩輔。論建謨畫。下至元豐功利之人。紛更憲度。貽患國家。撮要提綱。無非理亂安危之大。其論治曰。祖宗法度不可廢。德澤不可恃。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。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。自古德澤最厚。莫若堯舜。苟爲可恃。必傳其子。文武成康。法度至明。向使子孫世守其遺緒。雖至今存可也。

又曰。君子在朝則天下治。蓋君子常有亂世之言。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。故治。小人在朝則天下亂。蓋小人惟效治世之言。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。故亂。又曰。天下之變。不起於四方。而起於朝廷。譬如人傷元氣。則寒暑易侵。木傷蠹蝕。則風雨易折。故內有林甫。盧杞之奸。則外必有祿山。朱泚之亂。論士行曰。周孔之心。使人明道。學者果能明道。則周孔之心。深自得之。上世人才。惟能如是。故視死生去就。如寒暑晝夜之常。而忠義行之者易。至漢董仲舒。公孫弘。倡言經術。唐韓愈。柳宗元。誇尙古文。二旨漸失。周孔之心。於是明道者寡。視死生去就。如萬鈞九鼎之重。而忠義行之者難。其議論醇正。類此。晚始就特科。授博羅主簿。卒於官。年六十四。世稱豫章先生。潛祐閒。諡文質。一子啟敍。

年譜

宋神宗熙寧五年壬子。先生生於劍浦之羅源鄉。

按先生行實。及羅革題語。孟解後。皆云先生享年六十四。嘉定六年癸酉。郡守劉允濟。繳進遵堯錄。狀云。七十九年。孤憤之氣。鬱鬱未伸。咸淳六年庚午。馮夢得題先生文集云。余後七十年而生。又云。自生髮未燥。已知敬慕。今六十五年矣。以是知先生生於壬子。歿於乙卯。蓋六十四歲也。

哲宗元祐元年丙寅。先生一十五歲。

紹聖元年甲戌。先生二十一歲。

元符元年戊寅。先生二十七歲。

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。先生三十歲。

崇寧元年壬午。先生三十一歲。

大觀元年丁亥。先生三十六歲。

政和元年辛卯。先生四十歲。

二年壬辰。先生四十一歲。始受學於楊龜山先生之門。

六年丙申。先生四十五歲。李延平先生來受學於門。

七年丁酉。先生四十六歲。見楊先生於毘陵。重和元年戊戌。先生四十七歲。自京師歸鄉。

宣和元年己亥。先生四十八歲。

六年甲辰。先生五十三歲。作韋齋記。

欽宗靖康元年丙午。先生五十五歲。遵堯錄成。

高宗建炎元年丁未。先生五十六歲。

紹興元年辛亥。先生六十歲。

二年壬子。先生六十一歲。以特科授博羅縣主簿。八月上丁。以郡守周綰之命。率諸生行釋菜禮。

五年乙卯。先生六十四歲歿。

按先生行實及沙陽志皆云卒於官。子敦敍早歿。喪不得歸。數年。族人羅友爲惠州判官。遣人護歸。至汀州。遇草寇竊發。遂寄葺於郡之開元寺。又數年。門人李愿中始爲歸葬於本郡羅源黃濟坑之原。然先生族弟革題先生集二程語孟解後云。享年六十有四。自廣回。卒於汀州武平縣。龜山先生答胡康侯書亦云。仲素死於道途。又與前說不同。

寧宗嘉定六年癸酉。郡守劉允濟。繳進遵堯錄。乞賜諡。又得先生墓於荆榛之中。爲修整立石以表道。架亭以行祀。給官田。以其租半給守墳。半供祀事。每歲寒食。命教授率諸生致祭。

理宗淳祐六年丙午。福建提刑楊棟請諡。
七年丁未。賜諡文質。

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辛丑。賴汝充題請從祀。

三十三年乙巳。徐學聚、方良彥題請從祀。

三十七年己酉。熊尙文題請從祀。

四十二年甲寅。從祀聖廟。稱先儒羅子。

皇朝康熙四十五年。允學臣沈涵疏。

賜御書扁額曰。奧學清節。縣於祠。

羅豫章先生文集目錄

卷之一

遵堯錄一序并

卷之二

遵堯錄二

卷之三

遵堯錄三

卷之四

遵堯錄四

卷之五

遵堯錄五

卷之六

遵堯錄六

卷之七

羅豫章先生文集

目錄

遵堯錄七

卷之八

遵堯錄別錄

卷之九

議論要語

卷之十

雜著四道

詩二十七首

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一

宋 羅從彥撰

遵堯錄序

堯舜三代之君。不作也久矣。自獲麟以來。訖五代。千五百餘年。惟漢唐頗有足稱道。漢大綱正。唐萬目舉。然皆雜以伯道而已。有宋龍興。一祖開基。三宗紹述。其精神之運。心術之動。見於紀綱法度者。沛乎大醇。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。故其規模。亦無所愧焉。在太平興國初。太宗嘗謂宰相曰。朕嗣守基業。邊防事大。萬幾至重。當悉依先朝舊規。無得改易。仁廟見東封西祀。及修玉清宮過侈。曰。如此之事。朕當戒之。若二聖者。其知所以紹述者耶。故終太宗之世。無復改張。終仁宗之世。一於恭儉。至熙寧元豐中。不然。管心軼法。甲唱乙和。功利之說。雜然並陳。宣和之末。遂召金人犯闕之變。蓋其源流。非一日也。今皇帝受禪。遭時之難。憫生民之重困也。發德音。下明詔。悉剋熙豐弊法。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。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。議者猶謂金陵之爛。勢未能熄。天下皆其徒。是抱薪而救火者也。臣懼其然也。竊語諸心曰。昔唐吳兢作貞觀政要錄。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錄。豈苟然哉。因采祖宗故事。四聖所行。可以楷今傳後者。以事相比。類纂錄之。歷三年而書成。名曰聖宋遵堯錄。其閒事之至當。而理之可久者。則衍而新之。善在可久。而意或未明者。則釋以發之。以今準古。有少不合者。作辨微以著其事。又自章聖以來。得

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共十人。擇其言行之可考者。附於其後。若乃剏始開基之事。廟謨雄斷。仁心仁聞。則於其君見之。襲太平之基業。守格法。行故事。竭盡公忠。則於其臣見之。爰及熙豐之弊。卒歸於道。分七卷。添別錄一卷。合四萬餘言。欲進之黼座。力未暇及。而秋毫之間。已爽忽矣。然事固有始。睽而終合。失之於前。而得之於後者。古人有之。若周成王。楚文王。秦穆公。是也。不久朝廷清明。敵人竄伏。且當有以來天下之言。輒紀歲月。以俟采擇。靖康丙午十月日。延平臣羅從彥序。

遵堯錄一

太祖

國初劍南交廣。各僭大號。荆湖江表。止通貢奉。西域北方。皆未賓服。太祖垂意諸將。命李漢超屯關南。馬仁瑀守瀛州。韓令坤鎮常山。賀惟忠守易州。何維筠鎮棣州。以拒北寇。又以郭進控西山。武守琪戍晉州。李謙溥守隰州。李繼勳鎮昭義。以禦太原。趙贊屯延州。姚內斌守慶州。董遵誨屯環州。王彥昇守原州。馮繼業鎮靈武。以備西敵。其家屬在京師者。撫之甚厚。郡中管權之利。悉以與之。恣其周回貿易。免所過徵稅。許令招募驍勇。以爲爪牙。凡軍中許便宜行事。每來朝。必召對命坐。賜以飲食。錫賚殊異。以遣之。由是邊臣皆富於財。得以養募死士。使爲閒諜。洞知邊境情狀。每寇至。必豫爲之備。設伏掩擊。多致克捷。二十年閒。無西北之憂。以至命將出師。弔民伐罪。平西蜀。復湖湘。下嶺表。克江南。兵力雄盛。武功蓋世。良由得猛士以守邊。推赤心以御下之所致也。

太祖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。使捍北敵。與兵二千而已。然以齊州賦斂最多。乃以爲齊州防禦使。悉與一州之賦。俾之養士。而漢超武人所爲多不法。久之。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。貸民錢多不還。及掠其女以爲妾。帝召百姓入見便殿。以酒食慰勞之。徐問曰。自漢超在關南。契丹入寇者幾。曰無也。帝曰。往時敵兵入寇。邊將不能禦。河北之民。歲遭劫掠。汝於此時。能保其貲財婦女乎。今漢超所取。孰與北敵之多。又問訟者曰。汝家幾女。所嫁何人。百姓具以對。帝曰。然則所嫁皆村夫也。若漢超者。吾之貴臣也。以愛汝女。則取之。得之。必不使失所。與其嫁村夫。孰若處漢超家之富貴也。於是百姓感悅而去。帝使人語漢超曰。汝須要錢。何不問我。而取於民乎。乃賜以銀百兩。曰。汝自還之。使其感汝也。漢超感泣。誓以死報。

太祖以郭進爲西山巡檢。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。將有異志者。帝大怒。以其誣告忠臣。命練其人。予進使自處置。進得而不殺。謂曰。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。不止免爾死。當請賞爾一官。歲餘。其人誘其一城來降。進具其事。送之於朝。請賞。帝曰。爾誣害我忠良。此才可貫死爾。賞不可得。命以其人還進。進復請曰。使臣失信。則不能用人矣。於是賞以一官。

太祖以賀惟忠知易州。及捍邊有功。遷正使。開寶二年。又加本州刺史。兼易定祁等州都巡檢使。惟忠在易州十餘年。繕治亭障。撫士卒。得其死力。每乘塞用兵。所向必克。威名震於北方。太祖以李謙溥爲隰州刺史。在州十年。并人不敢犯其境。開寶三年。移齊州團練使。後邊將失律。復以謙

溥爲晉隰沿邊巡檢。邊民喜之。

太祖登寶位日。有司捕得北敵二人。帝曰。汝等皆何人耶。曰。契丹遣來探事耳。帝曰。汝探國事。不過甲兵糧草百官數目而已。若朕腹中事。汝可探乎。特赦而遣之。二人叩頭感泣而去。

太祖建隆初。邊郡民有出塞外盜馬至者。官給其直。帝曰。安邊示信。其若此耶。亟命止之。還所盜馬。自是外人畏服。不敢犯塞。

開寶八年三月。北人遣使克妙骨謹思。奉書來聘。對崇德殿。其從者十二人。皆賜冠帶器幣。太祖曰。晉漢以來。北方強盛。蓋由中朝無主。晉帝蒙塵。否運已極。今慕化而來。亦由時運。非涼德所致也。召見講武殿。觀武士習射。又燕長春殿。

建隆元年。太祖遣戶部郎中沈倫使吳越。歸奏揚泗饑民多死。郡中軍儲。尙有百餘萬斛。可發以貸民。至秋。復收新粟。有司沮倫曰。今以軍儲賑饑民。若歲洊饑。無所收取。孰任其咎。帝以問倫。倫曰。國家以廩粟濟民。自合召和氣而致豐稔。豈復有水旱耶。此當決於宸衷。帝卽命發廩貸民。

臣從彥釋曰。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。以有其民也。民之所恃以爲養者。以有食也。所恃以爲安者。以有兵也。書曰。民爲邦本。本固邦寧。昔孟軻氏以民爲貴。貴邦本也。故有民而後有食。有食而後有兵。自子貢問政。孔子所答。觀之。則先後重輕可知矣。太祖建隆初。揚泗饑民多死者。沈倫請發軍儲以貸之。此最知本者也。況軍儲又出於民乎。夫以廩粟賑民。固有召和氣致豐稔之道。然水旱無常。萬

一歲游饑無所收取。倫之言未爲不信也。嗚呼！太祖可謂善聽言者也。

太祖嘗擇官使江南，頗難其人。一日謂盧多遜曰：李穆士大夫之仁善者，詞學之外，他無所預。多遜曰：穆履行端直，臨事不以死生易節，所謂仁而有勇者也。帝曰：若如爾言，使江南無以易穆者，遂遣之。

太祖命諸將西征，以地圖授王全斌等，謂之曰：西川可取否？全斌曰：臣仗天威，遵廟筭，剋日可定。龍捷都校史延德奏曰：西川除在天上，卽不能得。若舟車足迹可至，以今之兵力，到卽平爾。帝壯其言，謂全斌曰：汝等果敢如此，朕復何憂？卿發計日望捷書也。所破郡縣，止籍其器甲芻糧，當爲朕傾帑藏賞戰士耳。故西師所向，人皆效命，動有成功，若席卷之易。

王全斌收蜀，沈倫以給事中爲隨軍水陸轉運使。王全斌等入成都，爭取玉帛子女，倫獨廉清無欲。僞蜀羣臣有以珍異奇巧之物爲獻者，皆拒之。東歸篋中所有，才圖書數卷而已。帝悉知之，遂貶全斌等，以倫爲戶部侍郎、樞密副使。

開寶九年，召隨州留後王全斌授寧武軍節度使。初，全斌以伐蜀私取財物貶秩。至是，帝謂之曰：朕以金陵未下，常慮平吳諸將恣行貪暴，抑卿數年爲朕立法。江南旣平，還卿旄鉞，又別出器幣錢貨數萬賜之。

趙普秉政時，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。普白太祖，太祖曰：此不可不受，但以書答謝，少賂其來使可也。普叩頭辭避，帝曰：大國之體，不可自爲削弱，當使勿測。旣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，常賜外，密賚白金。

如遺普之數。江南君臣始大震駭。服帝偉度。

太祖將征江南。李煜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。鉉以名臣自負。其來也。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。日夜計謀。思慮。言語。應對之際。詳矣。及其將見也。大臣亦先入請。言鉉博學有才辨。宜有以待之。帝曰。第去。非爾所知也。明日鉉朝。曰。煜以小事大。如子事父。未有過失。奈何見伐。其說累數百言。帝曰。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。鉉無對而退。

太祖征江南時。錢俶遣幕僚黃夷簡入貢。召謂之曰。汝歸語元帥。訓練甲兵。江南倔強不朝。我將發師討之。元帥當助我。無惑人言。皮之不存。毛將安附也。及江南平。又召兩浙使謂曰。俶克毘陵有大功。今當暫來。與朕相見。以慰延賞之意。卽當遣還。不久留也。朕三執珪幣。以見上帝。豈食言者乎。

嶺南劉鋹。性純巧。嘗自結真珠。爲戲龍之狀。以獻太祖。臻於奇妙。帝厚賜之。謂左右曰。移此心以勤民政。不亦善乎。鋹初在國中。多置醜以毒臣下。帝幸講武池。從官未集。鋹先至。詔賜卮酒。鋹心疑之。捧杯泣曰。臣承祖父基業。違拒朝廷。煩王師致討。罪在不赦。陛下旣待臣以不死。願爲大梁布衣。觀太平之盛。未敢飲此酒也。帝笑曰。朕推赤心置人腹中。安有此事。卽取酒自飲。別酌以賜鋹。鋹慚謝。

左飛德使李承進。嘗事後唐莊宗。太祖召承進問曰。莊宗以英武定中原。而享國不久。何也。承進曰。莊宗好田獵。將士驕縱。惟務姑息。每乘輿出次近郊。禁兵衛士。必控馬首曰。兒郎輩寒冷。望與救援。莊宗卽如所欲給之。若是者非一。因而召亂。蓋威令不行。而賞賚無節所致。帝撫髀歎曰。二十年夾河戰爭。取

得天下。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。縱其無厭之性。以茲臨御。誠爲兒戲。朕撫養士卒。固不吝爵賞。苟犯吾法。惟有劍耳。

太祖收蜀。得將士之精者。置川班殿直。廩賜優給。與御龍直等。開寶四年。祀南郊禮畢。行賞。帝以御龍直扈從郊祀。特命增給錢人五千。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。乃擊登聞鼓院。上訴陳乞。帝怒。遣中使謂之曰。朕之所與。卽爲恩澤。又焉有例。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。遂廢其班。

太祖初定天下。埽五代之失。日不暇給矣。然猶命汪徹定宗廟。竇儼典禮儀。聶崇義正禮器。和峴修雅樂。覽訪儒術。疇咨治道。建隆元年。太祖幸國子監。因詔修飾祠宇。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象。帝親撰文。宣王、堯國公二贊。二年。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監事。始聚生徒講學。遣中使以酒果賜之。謂侍臣曰。今之武臣。欲盡令讀書。貴知爲治之道。

國初取士。宗伯之司。曠而未設。但擇名臣。有聞望於禁掖臺省者。權典之。太祖嘗謂近臣曰。聞及第舉人。呼有司爲恩門。自稱門生。見知舉官輒拜之。此甚薄俗。非推公取士之道。又搢紳閒。多以所知進士。致書主司。謂之公薦。朕慮誤取虛譽。當悉禁之。翰林承旨陶穀。以子邴及第。詣閣門謝。帝謂左右曰。聞穀不能訓子。安有登進士第者。亟命中書覆試。自今貢舉人。有父兄食祿者。奏名之時。別拆之。

乾德元年。詔舊置制舉三科。其一曰。賢良方正。能直言極諫。其二曰。經學優深。可爲師法。其三曰。詳嫻吏理。達於教化。并許州府解送。吏部試論三道。若二千字已上。取文理優長者登焉。

建隆四年將行南郊之禮。太祖謂范質曰：中原多故，百有餘年，禮樂不絕如綫。今天下無事，時和年豐，務在報神，資乎備禮。卿等宜講求遺逸，遵行典故，無或廢墜。副朕寅恭之意。

開寶九年，太祖幸西京，有事南郊。先時霖雨彌旬不止，至是雲物晴霽，觀者如堵，垂白之民相謂曰：我輩少屬離亂，不圖今日復覩太平。天子儀衛至，相對感泣，駕還，御五鳳樓，大赦，有司請正一統太平之號。帝曰：今河東未平，幽薊未復，而以一統爲號，無乃不可乎？雖僭位漸已克定，若云太平，朕所慚也。

國初天下貢賦盡入寶藏庫，乾德中所積充羨。太祖顧左右曰：軍興饑饉，須豫爲之備。若臨事厚斂，非長計也。當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，以貯金帛。

開寶二年秋，有司言太倉貯廩止於明年二月，請分屯諸軍，仍率民船以資江淮糧運。太祖大怒，切責計司曰：國無九年儲，曰不足，汝不素爲計度，而使倉儲垂盡，乃使分屯兵師，括率民船以餽運，是可卒致乎？且設爾等何用，苟有所闕，必爾乎取之。三司使楚昭輔皇懼，計不知所出，乃詣晉邸見太宗，乞於上前解釋，稍寬其罪，使得盡力營辦。帝許之。

太祖在周朝，知李昉名，及卽位，任以爲相。因語昉曰：卿在先朝，未嘗傾陷一人，可謂善人君子者也。

王著罷職翰林，太祖謂宰相曰：學士深嚴之地，當選謹重之士處之。范質曰：竇儀清介謹厚，然在先朝，由翰林學士遷端明，今又官爲尙書，難於復召。帝曰：禁中非此人不可。卿當諭以朕意，勉赴所職。儀於是再入翰林。

錢昱自白州刺史。求文資。得祕書監。連典數郡。無治聲。太祖謂宰相曰。此貴家子。不可任丞郎。改郢州團練使。

大理評事陳舜封。因奏事語頗捷給。類倡優。帝問誰之子。舜封自言其父承業。爲教坊都知。帝曰。此雜類。安得任清望官。蓋執政不爲國家區別流品所致。改授殿直。

教坊使有衛得仁者。以老求外任官。且援同光故事。求領郡。太祖曰。用伶人爲刺史。此莊宗失政也。豈可效之耶。中書擬上州司馬。帝曰。上州之佐。乃士人所處。資望甚優。亦不可輕授。止可於樂部轉遷耳。乃授太樂書令。

太宗在晉邸時。嘗以錢五百千。遺中丞劉溫叟。溫叟不敢辭。貯於別室。明年重午。又以角黍遺之。使人至。見前所送錢。扃牖如故。還白其事。太宗曰。我錢尙不用。況他人乎。溫叟真廉士也哉。亟命輦返。密白於太祖。太祖曰。執廉節。鎮澆風。溫叟有之。

太祖聰明英睿。善知人。下位中有一行可觀。一才可稱者。皆自聖知。不次拔擢。嘗以中牟縣令李鶴。爲國子監丞。延州錄事參軍段從革。爲贊善大夫。定州錄事參軍郭思齊。爲太子中允。河南節度判官石雄。爲補闕。萊蕪縣令劉琪。爲拾遺。安丘縣尉張邈。爲將作監丞。鄭州防禦判官李搏。爲監察御史。當時州縣無滯才。朝廷稱得人焉。

太祖初有天下。欲知外事。用隰州刺史史珪察訪。珪招權通奸。欲有所欺。德州刺史郭貴。部下爲奸。通判

大理評事梁夢昇陰持之。以是事多違戾。貴無如之何。貴與珪素善。因以其事告珪。珪乃記其事於尺牘。欲伺便言之。一日帝忽言。今中外所任。皆得其人。珪乃曰。今之文臣。亦未必皆善。乃探懷中尺牘奏之。曰。祇如德州通判梁夢昇。欺蔑刺史。幾至於死。帝曰。非刺史有奸賊乎。夢昇真清強吏也。因以尺牘授左右曰。持此付中書。以夢昇爲贊善大夫。尋出珪於外。

乾德中。金部郎中段思恭。通判眉州。會大兵之後。亡命結集。羣盜蠡起。逼州城。刺史趙延進。懼賊之衆。力不能禁。將以麾下奔嘉州。思恭止之。因率屯兵與賊戰彭山。軍士觀望無鬪志。思恭募先登者。旌以厚賞。於是諸軍鼓勇力戰。羣賊敗走。思恭矯詔。以上供錢帛給之。後度支以擅用官錢。請繫獄治罪。帝嘉其果幹。勿劾。令知州事。

太祖以右贊善大夫錢文敏。知瀘州。召見講武殿。謂曰。瀘州最近蠻獠。猶宜綏撫。聞知州葛思齊。兵馬監押郭重遷等。掎斂於民。頗爲不法。恃其地遠。謂朝廷不知。爾至爲朕鞠之。苟有一毫侵民。朕必不赦。

乾德四年。太祖宴宰相。樞密使。開封尹。兩制等。於紫雲樓下。論及民間事。謂趙普曰。下民之愚。雖不分菽麥。如藩侯不爲撫養。務行苛虐。朕斷不容之。普對曰。陛下愛民如此。堯舜之用心也。臣等不勝大幸。

開寶初。宴藩臣於內苑。酒酣。太祖曰。卿等國家舊臣。能悉心藩鎮。以惠民爲意乎。獨王彥超進曰。臣素無功能。出於遭遇。臣年已衰朽。願歸丘園。臣之志也。丘園一本作兵柄武行德向拱。郭義。袁彥等。爭論疇昔功勳。帝

曰。前朝異世事。安足論也。翼日皆罷。鎮授以環衛。

太祖修大內既成。寢殿中令洞闢諸門。使皆端直開豁。無有壅蔽者。因謂左右曰。此如我心。小有邪曲。人皆見之耳。

臣從彥釋曰。人君者。天下之表。若自心正。則天下正矣。自心邪曲。何以正天下。太祖於寢殿中。令洞闢諸門。使皆端直開豁。無有壅蔽。以見本心。可謂知君道矣。夫闢四門。明四目。達四聰。堯舜之道也。若太祖可謂近之者也。

太祖嘗盛暑中露臥。抵夜。左右請避之曰。星月之下。不可露臥也。帝曰。常人之情。覩星月爛然。則生悚畏。至於閤室得欺之乎。

太祖一日朝罷。御便殿坐。俛首不言者久之。內侍王繼恩進曰。陛下退朝。略無笑語。與常日不同。臣不知其故也。帝曰。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。且來前殿。我乘快指揮一事。偶有誤失。史必書之。我所以不樂也。

太祖初好弋獵。常狩於近郊。逐走兔。馬蹶而墜。以所佩刀刺殺所乘馬。既而悔之曰。吾爲天下主。而輕事田獵。非馬之罪也。自此遂不復獵。

魏國長公主。嘗衣貼繡鋪翠襦。入宮中。太祖見之。謂主曰。汝當以此與我。自今勿復爲此飾。主笑曰。此所用翠羽幾何。帝曰。不然。主家服此。宮闈戚里。相視亦競爲之。京城翠羽價高。小民逐利。展轉販易。傷生浸廣。實汝之由。主慚謝。後因侍坐。與孝章皇后閒言曰。官家作天子日久。豈不能用黃金妝肩輿。乘以

出入。帝曰。我以四海之富。宮殿悉以黃金飾之。力亦可辦。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。古語云。只以一人治天下。不以天下奉一人。苟以自奉養爲意。使天下之人何仰哉。

太祖常言。天命所屬。王者不死。周世宗每見將帥。容貌魁壯。爲士心所附者。率多疑忌。見人之形氣磊落者。多因事誅之。而朕日侍其側。都不爲慮。凡帝王固當推心待下。豈可以臆度而濫刑誅。若夫命數之所鍾。亦非人謀之能屏。故開寶之前。惟殿前都虞候張瓊。以忤晉邸。伏法外。未嘗輒誅大臣。

陶穀爲學士。嘗晚召對。太祖御便殿坐。穀至。望見上前。而復卻者數四。左右推宣甚急。終彷徨不進。帝笑曰。此措大索事分。顧左右取袍帶來。帝已束帶。穀輒趨進。

臣從彥辨微曰。學士職親地禁。非謹重之士。有器識文章者。不可居其任。陶穀不知爲如何人。其在翰林也。太祖御便殿坐。召之前。卻不進。卒使天子致禮於詞學之臣。束帶以見之。此其廉恥有足稱者。非特穀也。古者君臣之間。禮義廉恥而已矣。上知有禮。而不敢慢其臣。而下知廉恥。以事其君。上下交修。則天下不足爲也。

太祖朝。臣僚有功。當進官。帝不喜其人。欲勿進。趙普力請之。帝怒。固不與轉官。普爭之曰。賞者聖人所以勸善。罰者聖人所以懲惡。夫爵賞刑罰。乃天下之爵賞刑罰也。非陛下之爵賞刑罰也。陛下豈得自專之耶。帝不能容。乃拂衣起。普亦隨之。帝入宮門。普立於宮門不退。帝乃悟。卒可其奏。

臣從彥辨微曰。賞罰者。人主之大柄也。賞所以勸功。罰所以懲罪。天下共之。太祖時。臣僚之有功當

進官。此天下之大公也。帝不喜其人。欲勿進。此蔽於私者也。普力請之。至犯帝怒。普之言賞罰。蓋合天下之大公。無可貶者。然古之善諫者不然。優游不迫。因其所明而道之。則其聽之也易。於反掌。故訐直強勁者。率多取忤。而溫厚明辨者。其說多行。若普者。不遇剛明之君。能勿觸鱗乎。嗚呼。太祖真大度有容者也。雖不免於私。然亦不能塵其光明也。

太祖一日後苑挾弓彈雀。臣僚中有一人稱有急事請見。帝亟出見之。及覽奏。乃常事耳。帝怒曰。此何爲急事。其人曰。亦急於彈雀。帝以斧鉞柄撞其口。兩齒墜焉。其人徐跪地。取齒置於懷中。帝曰。汝持此齒訟我耶。曰。臣不敢訟陛下。自有史官書之。帝怒解。於是賜以金帛。慰勞而遣之。

臣從彥辨微曰。古者忠臣之事君也。造次不忘。納君於善。有翦桐之戲者。則隨事箴規。違養生之戒者。則卽時戒正。不敢嘿嘿也。太祖於後苑挾弓彈雀。當時臣僚中有以急事請見者。豈近是耶。及犯帝怒。因以齒之墜也。而倣以史官使人君動作不敢非禮。莫大之益也。

太祖嘗患趙普專政。欲聞其過。一日召翰林學士竇儀。語及普所爲多不法。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。儀盛言普開國勳臣。公忠亮直。社稷之鎮。帝不悅。儀歸家。召其諸弟。張酒席。語曰。我必不作宰相。然亦不詣珠崖。吾門可保矣。旣而召學士盧多遜。多遜嘗有憾於普。又喜其進用。因攻普罷之。出鎮河陽。普之罷甚危。賴以舊勳脫禍。多遜遂參知政事。作相。太平興國七年。普復入相。多遜有崖州之行。

臣從彥辨微曰。趙普才器過人。其謀斷足以立事成功。若其崇政。則信必有之。以太祖之大度有容。

而惡其專。至召儀等問之。則普之所爲可知也已。古者進退人臣自有道。而宰相者。乃輔天子以進賢退不肖者。不可不謹也。普身爲宰相。使帝不得直道而行。徒以勳舊脫禍。而多遜代之。詩曰。公孫碩膚。赤鳥几几。普則愧之矣。

太祖嘗幸華州。至龍興觀。賜道士蘇澄隱衣一襲。銀五百兩。絹五百匹。澄隱戒行精至。性穎悟。博涉經史。兼通釋典。帝問曰。師年踰八十。而容貌甚少。是能養生也。宜以其術教朕。對曰。臣之養生。不過精思鍊氣耳。若帝王養生。則異是。老子曰。我無爲而民自化。我無欲而民自樸。無爲無欲。凝神太和。在昔黃帝享國永年者。得此道也。帝大悅。故有是賜。

臣從彥辨微曰。賜予雖出於人君之仁。要受賜必有以稱之可也。澄隱善養生。吐談可喜。不肯以其術市恩。以誤至尊。其論帝王養生。則以無爲無欲。凝神大和者言之。此羽衣中之最賢者也。帝命賜衣一襲足矣。至若金帛之賚。似未有以處之。澄隱不知固辭何也。蓋方外之士。與儒不同。辭受取舍。非所以責澄隱也。

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二

遵堯錄二

太宗

太宗初命趙普爲相。諭之曰：朕以卿先帝舊臣，功參佐命，卿宜悉心以副朕意。但能謹賞罰，舉賢能，弭愛憎，何慮中國不治。朕若有過，卿勿面從，古人恥其君不及堯舜，其勉之哉。他日謂近臣曰：趙普事先帝，與朕最爲故舊，能斷大事，傾竭自效，盡忠國家，真社稷臣也。

雍熙三年，太宗謂宰相曰：中書樞密院，朝廷政令所出，治亂根本，繫之於茲。卿等當各竭公忠，以副任用。大凡常人之理，未免姻故之情，苟才不足稱，遺之財幣可也。公家之事，不可曲徇。朕亦有親舊，若才用無取，未嘗假以名器也。

淳化五年夏四月，太宗謂蒙正等曰：朕以宰相之任，所職甚重，欲修唐朝書考故事，以責卿等輔佐之效。又念考第之設，亦空言耳，莫若撫中外，和陰陽，使百度大理，一人端拱無事，此宰相之職也。豈有居其位而不知其任乎。

至道元年夏四月，擢呂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帝召端謂曰：廟堂之上，固無虛授，但能進賢退不肖，便爲稱職。卿宜勉之。端歷官識大體，今雖進擢，帝以謂任用之晚，每奏對，同列多出異議，因出詔諭之曰：自

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。

臣從彥釋曰。太宗之命呂端也。說者謂宰相之任在乎登進賢才。黜遠庸佞。而總其綱目。萬事自理。故曰。天子擇宰相。宰相擇百官。非才之人不可虛授。其言是已。若太宗者。其知所以命相者歟。端賢相也。帝以其任用之晚。且患同列之多異議也。因出詔諭之曰。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。乃得奏聞。非信任之篤。遇之耑一者。其孰能之。

端拱中。考工員外郎畢士安爲冀王府記室參軍。有詔臣僚各獻所爲文。太宗閱視累日。問近臣曰。其文可見矣。其行孰優。有以士安對。帝曰。卿言正合朕意。命以本官知制誥。

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。每命一舍人。必咨問宰相。求才實兼美者。先召與語。觀其器識。然後授之。後因覽唐故事。見其多自卑位作學士者。會蘇易簡薦吳人浚儀尉周亨。俊拔可任。帝俾易簡索其文章。得白。花庭賦閱之。語易簡曰。可日令敘遷京秩。更徐觀之。改光祿寺丞卒。

太子中舍王濟。方正好言事。太宗謂宰相曰。法官尤宜謹擇。苟非其人。或有冤濫。感傷和氣。必致天災。宰相曰。惟守法不回者。可符聖意。帝曰。王濟數言事。必有特操。可試之。遂令權判寺事。

太宗選祕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。分爲諸州知州。因謂宰相曰。刺史之任。最爲親民。非其人。則下有受其弊者。昔後漢秦彭。爲潁川郡守。教化盛行。百姓懷惠。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。以一郡守。尙能有感。若帝王崇尚德教。豈太平之不可致。而和氣之不可召也。

淳化五年夏五月。太宗謂宰相曰。諸州長吏。所委尤重。審官院進所選朝京官充知州者。三十餘人。御前印紙歷子。朕親書於其前曰。勤公潔己。奉法除奸。惠愛臨民。方可書爲勞績。本官月俸。並給實錢。令知審官院錢若水。分賜之。因謂若水曰。所賜戒諭。有奉法除奸之語。恐不曉者。從而生事。以求功勞。可諭之云。除奸之要在乎奉法耳。

太宗初。常詔轉運使。考按諸州。凡諸職任。第其優劣。未幾復遣使分行州縣。廉察官吏。是歲五月。河南官法曹參軍高伾。伊闕縣主簿翟麟。鄭州滎澤縣令申廷溫。皆以罷輒不勝任。惰慢不親事。免官。至道中。分遣朝臣爲諸道轉運司。承受公事。以察州縣刑政。官吏治蹟。更次入奏。三年。供奉官劉文質入奏。察舉兩浙部內官。高輔之。李易直。文仲儒。梅旬。高鼎。廖遺慶。姜嶼。戚綸等八人。有治績。并降璽書褒諭之。

太宗嘗謂宰相曰。歷代王者。多以求賢爲難。何代無材。但繫用與不用耳。豈必畋游夢卜。乃稱賢哉。

太宗嘗謂近臣曰。國家選才。最爲切務。人君深居九重。豈能徧識之哉。必須采訪。苟稱善者多。卽是操履無玷。但擇得一好人。爲益無限。古人云。得十良馬。不如得一伯樂。得十利劍。不如得一歐冶。茲言有理。朕孜孜諮訪。只要求人。庶得良才。以充任使。趙普曰。帝王進用良善。實太平之基。然君子小人。各有黨類。不可不察也。帝然之。

太宗嘗謂近臣曰。國家取士。必歷級而升。下位之人。韜晦才行。誠亦有之。當勿以此爲限。成朕急賢之意。

又曰。人之行實。不以位之高下。雖卑秩下位。不可謂無良士。然君子含章守道。難進易退。不求聞達。朕嘗患其不能知也。呂蒙正曰。迭試可任。則能否洞分。帝曰。若善惡則不可得而知矣。曰。亦迭試可也。苟暫聞其善惡。有涉愛憎。恐誤任使。故須久而察之。則賞罰不濫矣。帝然之。

太平興國中。太宗謂宰相曰。邇來貢舉混雜。乃有道釋之流。還俗赴舉。此等不能端一其業。他日居官。必非廉士。進士須先通經術。遵周孔之教。亦有迭相倣效。止習淺浮文章。殊非務本之道也。當下詔切責之。

端拱二年。太宗親試進士。得陳堯叟等。並賜及第。仍作箴賜之。勉以修身謹行。稽古效官之意。三年親試。得孫何等。面戒之曰。汝等苦學登科。朕方以文治天下。王事之外。勵精文翰。無墜前功。命以儒行篇賜之。俾爲座右之戒。

太宗嘗謂近臣曰。朕雖寡薄。乘戰爭之後。孜孜求治。未嘗不欲加惠於民。若杜兼并。抑游惰。前世難行之道。朕當力行之。十數年閒。家給人足。庶可致矣。政無巨細。欲速成者。必無其效。苟以道德化民成俗。未可以歲月冀也。

太宗嘗謂宰相曰。井田之制。實經國之要道。後世爲天下者。不爲井田。則貧富不均。王化何由而行。自秦滅廬井。置阡陌。經界廢而兼并作。漢魏以降。民受其弊久矣。朕臨大寶。軫念黎庶。雖井田之制。不可卒復。因時創法。漸均貧富。則朕別有規制。終當行之。以安四海。

太宗嘗覽鄭州何昌齡均田疏。語近臣曰：土著之民，若一一均平，選通達物理之官，周知人閒利害者，精於制置，使稍近古，自然衣食豐足，盜賊自消，供賦可從而省也。彼管權之利，何所用哉？俟五七年閒，當力行之。此朕之志也。寇準曰：均田之法，隋文尙能興復，況聖代乎？

端拱中，太宗謂宰相曰：燕射之禮，廢之已久，朕欲恢復古道，當令有司講求儀法，俟弭兵，與卿等行之。至道元年，太宗謂侍臣曰：朕嘗求古之制度，思欲振復而亡者，十有七八。古者衣裳冠冕，皆有法象，所以檢束人之容貌，動遵典禮。漢魏以來，隨時所尙，屢經變易，近代服飾，去古逾遠，舊制罕存，誠可惜也。寇準曰：古者行步則有環佩之聲，升車則有鸞和之音，所以節人心而昭禮制也。若今所服之鞞，乃趙武靈胡服，公私通用之，與古之履舄殊矣。

太宗初卽位，謂宰相曰：朕嗣守基業，邊防耑大，萬機至重，當悉依先朝舊規，無得改易。

太宗嘗謂近臣曰：朕生於亂世，南北紛爭，一本作犬戎猾夏之日，已七八歲，當時道路泥濘，人民艱苦，謂更無好時

世，孰謂今來萬事麤理，常自愧惕。近者蕩平寇孽，於朕何功？蓋上天開悟朕心，使之克勝。侍臣曰：古者天子有道，推德於天，今之聖諭，正合古道。

太宗嘗語近臣曰：國之上瑞，惟在豐年，頃者五穀屢登，人無疾疫，朕求治雖切，然而德化未孚，天貺若此，能無懼乎？

雍熙元年夏五月，太宗幸城南，因謂近臣曰：朕觀五代以來帝王，其始莫不勤儉，終則忘其艱難，恣於逸

樂不恤士卒。自生猜貳。覆亡之禍。皆自貽也。在人上者。豈得不以爲戒。

淳化三年。祕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。太宗謂至曰。嗜好不可不謹。不必遠驗前古。祇如近世符彥卿。彙任節鎮。以射獵馳逐爲樂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。競以鷹犬爲獻。彥卿悅。可兩人而假借之。其下因恣橫侵擾。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。不使嗜好形見於外。則奸邪無自入焉。朕年長無他欲。但喜讀書。用監古今成敗。爾至拜舞稱賀。

臣從彥釋曰。太宗語李至曰。人君當淡然無欲。不使嗜好形見於外。則奸邪無自入焉。可謂善矣。夫嗜好者。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方其淡然不使形見於外。則其遠道不遠也。於是時也。苟有皋夔稷契之徒。以道詔之。當視六經猶筌蹄。上與堯舜相得於忘言之地矣。至雖時之賢者。聞帝喜讀書。用監古今成敗之語。拜舞稱賀。謂爲將順可也。然於稷契皋夔之徒。則非其倫也。

太宗嘗語宰相曰。朕比觀書。見楚文王得茹黃之狗。苑路之嬪。畋於雲夢。三月不返。保申諫之。王引席伏地。申束箭五十。跪加王背者再。因趨出請死。王召而謝之。殺狗折嬪。務治國事。并國三十九。朕未嘗不三復其言。深加歎賞。自非君臣道合。何以至此。若君忽而不信。雖有直臣。將焉用之。

臣從彥釋曰。保申之能諫。楚文王之能從。其事見於劉向說苑。然文有小異。說苑言荆文王得如黃之狗。箇籛之嬪。畋於雲夢。三月不返。得舟之姬。淫。期年不聽朝。保申諫曰。先王卜以申爲保吉。今王得如黃之狗。箇籛之嬪。畋於雲夢。三月不返。及得舟之姬。淫。期年不聽朝。王之罪當答。王曰。不穀免。

於襁褓託於諸侯。願變更無筭。保申曰。臣承先王之命。不敢廢。王不受筭。是廢先王之命。臣寧得罪於王也。乃席王。王伏。保申束箭五十。跪加王背。如此者再。謂王起矣。趨出欲自流。乃請罪。王曰。此不穀之過。保實何罪。於是殺狗折爨。逐舟之姬。務治乎荆。兼國三十九。至漢興之初。蕭何。王陵。聞之曰。人君能奉先世之業。而以成功名者。其惟荆文王乎。故天下譽之至今。明王孝子忠臣以爲法。保申之事。有之與無。臣不敢與知也。戰國之時。容或有之。亦必先王顧託之臣。與夫慈良之君。不忘先世艱難。克私從義者。乃可行矣。太宗提出言之。取其大意。非特施於一己與子孫也。且以示天下後世。使知人君納諫之美。有至於此也。

太宗嘗召御史中丞王化基。至便殿侍坐甚久。屬盛暑。令搢笏揮扇。問以邊事。化基曰。治天下猶植木焉。所患者根本未固耳。根本固則枝葉不足憂。今朝廷旣治。則邊郡何患不安。

契丹部屬有求內附者。太宗語侍臣曰。國家若無外憂。必有內患。儻無內患。必有外憂。脫特邊事耳。皆可豫防。奸邪無狀。若爲內患。深可懼也。帝王用心。須當謹此。

唐置拾遺補闕。掌供奉諷諫。是時日奉內朝。常親旒宸。故凡事得以微辭諷諫。唐季權臣專政。阻絕諫官。不得侍從。太宗孜孜求諫。渴聞忠言。因改拾遺補闕爲正言司諫。使專掌奏議。

左司諫知制誥王禹偁。嘗上言。請羣官候見宰相。朝罷於政事堂。同時接見。其樞密使。候都堂請見。並不。得於本廳接見賓客。以防請託。詔從之。右正言直史館謝泌言。以爲如此。是疑大臣以私也。古人有言。

曰。疑則勿用。用則勿疑。今天下至廣。萬幾至繁。陛下聰明寄於輔臣。苟非接見羣官。何以盡知中外事。若令都堂羣臣。請見咨事。無解衣之暇。夫左右大臣。使非其人。當斥而去之。既得其人。任之以政。又何疑耶。今請不得本廳接見賓客。以防請託。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意。太宗覽奏嘉歎之。卽追還前詔。令宰相樞密使接見賓客如故。仍以泌所上書送史館。

太宗嘗修正殿。頗施采繪。謝泌因對陳其事。卽日命代以丹堊。深加稱獎。賜金紫。拜左司諫。泌曰。陛下從諫如流。故臣得以竭誠。唐未有孟昌圖者。朝上諫疏。暮不知所在。詩人鄭谷爲詩以憫之。前代如此。安得不亂。帝爲動容久之。

太宗嘗謂宰相曰。朕思君臣之間。要在上下情通。卽事無凝滯。若稍閒隔。豈能盡其道。宋琪曰。易卦乾在上。坤在下。謂之否。此天氣不下降。地氣不上騰之謂也。坤在上。乾在下。謂之泰。此天地交泰之象也。故凡君臣之道。必在情通。乃能成天下之務。帝曰。自古帝王。未有不任用賢良。致宗社延永。皆是自己昧於知人。不能分別善惡。爲奸邪蔽惑。以致顛覆。琪曰。前古治亂。皆由帝王。若帝王聖明。臣下得以宣力。奸邪之輩。自然屏迹。

太宗嘗謂呂蒙正等曰。凡爲君作一惡事。簡策所載。萬祀不滅。使後人觀之以爲鑒戒。故堯舜爲善。而衆美歸之。桀紂爲不善。而衆惡萃之。可不謹耶。大凡有國有家者。未有不欲進君子。退小人。然而君子少。而小人多。何也。蒙正曰。時有盛衰。苟邦國隆盛。則君子道長。及乎將衰。則小人在位。俟其爲惡彰敗。則

政亦有損。古人云：小人害正，信不虛語。賢人若遇暗主，晦迹丘園，畏小人之用事耳。有國有家者，尤在辨察小人，不可不早。帝深然之。

淳化四年，開封府雍丘縣尉武程上疏，願減後宮嬪嬙。太宗謂宰相曰：武程疏遠小臣，不知宮闕中事，內庭給事不過三百人，皆有所掌，不可去者。卿等顧朕之視妻子，如脫屣耳，所恨未能離世絕俗，追蹤羨門矣。必不學秦皇漢武，作離宮別館，取良家子女以充其中，爲萬世譏議。卿固合知之。李昉曰：臣等家人，朔望朝禁中，備見宮闈簡儉之事。武程疏賤，妄陳狂瞽，宜加黜削以懲之。帝曰：朕曷嘗以言罪人，但念其不知耳，終不加罪。

臣從彥辨微曰：太宗時，內庭給事不過三百人，皆有所掌，不可去也。武程疏遠小人，妄陳狂瞽，帝不罪之。以來天下之忠言，可謂善矣。然語宰相曰：卿等顧朕之視妻子，如脫屣耳，所恨未能離世絕俗，追蹤羨門，則是過高者之言也。夫王化之本，關雎之訓是也。有關雎之德，必有麟趾之應。此周之所以致太平者也。若羨門等語，超然有塵外意，恐後世好高者聞而說之，則其失必有自矣。非人倫之美也。

至道元年三月，太宗召三司孔目吏李溥等，對於崇政殿，問以計司錢穀之務。溥等言盡知其利病，然不可以口占，願條對許之。俾中使押送中書，限五日悉令條奏。及上，帝謂宰相曰：李溥等令陳所見，亦頗各有所長。朕嘗謂陳恕曰：若文章稽古，此輩固不可望士人。至於錢穀利病，此輩自幼枕藉寢處其中。

必能周知根本。卿但假以顏色。引令剖陳。豈無資益。恕等剛強。終不肯降意諮問。宰相呂端對曰。耕當問奴。織當問婢。

臣從彥辨微曰。君之所貴乎道者三。籩豆之事。則有司存。太宗召李溥等。問以計司錢穀之務。使陳恕假之顏色。引令剖陳。恕等終不肯降意下問。未必非也。呂端以耕當問奴。織當問婢言之。蓋失之矣。

太宗嘗曰。清淨致理。黃老之深旨也。汲黯臥理淮陽。宓子賤彈琴治單父。蓋得其旨者也。朕當力行之。呂端曰。行黃老之道。以致昇平。其效甚速。呂蒙正曰。老子曰。治大國若烹小鮮。夫魚撓之則亂。比來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。願陛下清淨之化。

臣從彥辨微曰。道術不明久矣。漢興有蓋公者。治黃老。曹參師之。其言曰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是也。然其相漢也。不過遵何之法。勿失而已矣。非聖人之誠也。聖人之誠。感無不通。故所過者化。所存者神。其感人也。不見聲色。而其應之也。捷於影響。此堯舜孔子之道也。宓子賤之爲單父也。鳴琴不下堂。而單父大治。任人故也。端與蒙正。知有黃老。而不知有聖人。得之於彼。而失之於此。可勝惜哉。太宗嘗曰。人君致理之本。莫先簡易。老子古之聖人也。立言垂訓。朕所景慕。經云。天地不仁。以萬物爲芻狗。聖人不仁。以百姓爲芻狗。是知覆幬之德。含容光大。本無情於仁愛。非責望於品類也。

臣從彥辨微曰。易簡之理。天理也。而世知之者鮮矣。行其所無事。不亦易乎。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。不

亦簡乎。易曰：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。此之謂也。老氏芻狗之說，取其無情而已。以聖人之神化言之，則不見其誠；以萬物化生言之，則不見其感。世有爲黃老之說者，豈其因循前人偶未之思故耳。夫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者，天之道也；聖人則未免有憂矣。若使百姓與萬物等，而一以芻狗視之，則亦何憂之有。故老氏之學，大者失之，則詆訾堯舜，不屑世務；其下流爲申韓者，有之矣。此不可不辨也。

太宗嘗謂近臣曰：以智治國，固不可也。然緩急用之，無不克矣。又曰：五常之於人，惟智不可常用。若禦戎制勝，臨機應變，舉爲權略可也。固非朝廷爲理之道也。老氏之戒，正在於此。

臣從彥辨微曰：孟子曰：仁之實事親是也，義之實從兄是也，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。夫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，仁體也，義用也，行而宜之之謂也。所謂智者，知此二者而已。及其行之也，若禹治水，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。堯舜之治天下，不出乎此。自周道衰，洙泗之教未作，而世所謂智者，不然。機變之巧，雜然四出，故鳥亂於上，魚亂於下，人亂於中。此老氏之所以戒也。非公天下者之言也。

太宗嘗謂宰相曰：朕於浮屠氏之教，微語宗旨，凡爲君治人，卻是修行之地。行一好事，天下獲利。此所謂利他者是也。若梁武帝之所爲，真大惑耳。書之史冊，爲後世笑。趙普曰：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，以浮屠之教修心，聖智高遠，洞悟真理，非臣下所及。

臣從彥辨微曰：佛氏之學，端有悟入處。其言近理，其道宏博，世儒所不能窺。太宗之言是已。然絕乎

人倫外乎世務。非堯舜孔子之道也。夫治己治人。其究一也。堯曰。咨爾舜。天之歷數在爾躬。允執其中。四海困窮。天祿永終。舜亦以命禹。所謂中者。果何物也耶。故堯舜之世。垂拱無爲。而天下大治。若趙普者。乃析而二之。蓋不知言者也。

太宗時。有隱者陳搏。善修養。賜號希夷先生。帝頗與之聯和。謂宰相宋琪等曰。陳搏獨善其身。不干勢利。真方外之士。且言天下治安。故來朝覲。此意亦可念也。遣中使送至中書。琪等問曰。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。可以授人乎。曰。搏迹遁山野。無用於世。鍊養之事。皆所不知。亦未嘗習鍊吐納化形之術。無可傳授。假如白日昇天。何益於治。聖上龍顏秀異。有天人表。洞達古今。治亂之機。真有道之主。是君臣合德。以治天下之時。勤行修鍊。無以加此。琪等表上其言。上覽奏甚喜。未幾放還山。

臣從彥辨微曰。唐明皇時。有吳筠。頗似有道術者。帝嘗問神仙治鍊法。對曰。此野人事。非人主宜留意。其所開陳。皆名教世務。天子重之。搏對宋琪等語。該於治體。終不以其術市恩。以誤朝廷。其吳筠之徒歟。然聖人盡道。以其身所行。率天下。蓋欲天下皆至於聖人。佛仙之學不然。是二之也。故君子不貴也。

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三

遵堯錄三

真宗

真宗咸平中。帝以邊兵未息。手札付宰相樞密。陳禦邊之計。李沆等。或請以鎮定高陽三路之兵。會而爲一。以當衝要。或請三路各令防扞。或以鎮定兵。陳於定州之北。又移高陽兵於寧邊軍。別設奇兵於順安軍。發丁壯備城。彌縫其闕。帝總覽而裁定之。他日對便殿。內出陣圖諭之曰。今賊勢未息。尤用防備。屯兵雖多。須擇精銳。先據要害以制之。凡鎮定高陽三路兵。並會定州。夾河爲大陣。量蕃寇遠近。出軍立柵。賊來堅守勿追。以伺便宜。大陣則騎卒居中。步卒環之。短兵接戰。勿離隊伍。務在持重。然後分遣魏能、白守素、張銳領騎六千。屯威敵軍。楊延昭、張延禧、李懷岳領騎五千。屯保州。田敏、楊凝、石延福領騎五千。屯北平寨。以當賊鋒。始至勿與鬪。待其氣衰。據城誘戰。使其奔命不暇。若南越保州。與大軍遇。則令威敵之師。與延昭會。使腹背皆受其敵。乘便掩殺。若不攻定州。縱軼南侵。則復會北平。田敏合勢入北界。邀其輜重。令雄霸破敵以來。互爲應援。又命孫全照、王德鈞、裴自榮領兵八千。屯寧邊軍。李重貴、趙守倫、張繼旻領兵五千。屯邢州。扼東西路寇。敵將遁。則令定州大軍。與三路騎兵會擊。又命石普、盧文壽、王守俊領兵二萬。屯莫州。俟敵騎北去。則西趨順安襲擊。斷其西山之路。如河冰已合。賊由東

路。則命劉用、劉漢凝、田思明領兵五千。會石普、孫全照、犄角攻之。自餘重兵悉屯天雄。命石保吉鎮之。以張軍勢。朕雖經畫如此。以付將帥。尙恐有所未便。卿等審觀可否。更同商議。沆曰。戰陣之事。古今所難。且敵勢猖獗。非陛下制勝於內。諸將奉稟成筭。分禦邊要。實未易驅攘。今睿略裁制。盡合機宜。固非臣等愚慮所及。明年北戎大寇邊。捍禦之兵。悉用此制。及駕幸澶淵。王師射殺賊將撻覽。王超大軍將會於駕前。楊延昭等諸將。又各握勅兵。扼其歸路。敵人勢屈。遂乞通和。

臣從彥釋曰。真宗咸平中。命宰相樞密陳禦敵之計。帝總覽而裁定之。他日對便殿。內出陣圖諭之。曰。朕雖經畫如此。以付諸將。尙恐有所未便。卿等審觀可否。更同商議。而李沆等以爲盡合機宜。此於制勝一時之策。可謂善矣。然非常行之道也。自古朝廷之事。可付之相。邊事付之將。苟自中制之。立爲陣圖以授之。內外不相及。必有失機會者矣。古人云。關外之事。將軍主之。此最爲知言也。

景德初。詔益楊延昭兵萬人。屯靜戎軍東。又令石普屯馬村西。以護屯田。扼黑盧口。萬年橋。敵騎奔衝之路。如北敵入寇。則會諸路兵。犄角追襲。仍令魏能、張凝、田敏。以奇兵牽制之。時王超爲都總管。詔聽楊延昭等。皆隸屬之。防遏北敵之勢。在此數處而已。

真宗自北道用兵。有邊奏至。凡軍旅之事。多先送中書。謂畢士安。寇準曰。此皆欲卿等先知。中書總文武大政。樞密雖專軍機。然大事須本中書。頃來李沆。往往別具機宜上奏。卿等當詳閱之。但於討論者。悉言利害。勿以事干樞密而有隱也。

契丹請和。真宗以河北諸州易置牧守。召近臣對資政殿。御筆書李允則等十二人。示之曰。朕酌今庶官。能否以邊城遠近要害。分命治之。庶保寧靜。卿等當更詳議。畢。士安曰。陛下所擇皆才適於用。望付外施行。從之。

雄州團練使何承矩移齊州。以西上閣門使河北安撫副使李允則知雄州。兼河北安撫使。承矩以老病求解邊事。帝令自擇其代表薦允則。遂命之。

真宗嘗謂馬知節曰。知卿久在邊防。卿言禦戎之術。何者爲善。知節曰。邊防之地。橫互雖長。據其要害。以扼其來路。惟順安軍至西山。不過二百里。若列陣於此。多設應兵。使其久莫能進。待其疲弊。時以奇兵輕騎逼而擾之。彼將顛覆不暇。今之將帥喜用騎兵。以多爲勝。臣謂善用騎兵者。不以多爲貴。但能設伏觀寇敵之多少。度地形之險易。寇少則邀而擊之。衆則聚而攻之。常依城邑爲旋師之所。無不捷矣。真宗卽位。首下詔書求治。謂近臣曰。朕樂聞朝政闕失。以徹朕心。然臣寮章奏。多以增添事務。苛細爲利。亦有自陳勞績者。多是過行鞭扑。以取幹辦。殊不知國家從簡易之理也。國家政事自有大體。使其不嚴而理。不肅而成。豈可慘刻虐下。邀爲己功。使之臨民。徒傷和氣。

咸平元年正月。彗星出營室北。二月。帝謂宰相曰。朕卽位以來。罔敢怠逸。庶陟治道。至於和平。今彗出甚異。其祥安在。呂端等言。變在齊魯之分。帝曰。朕以天下爲憂。豈直一方耶。乃下詔令有位極言無隱。自今避正殿。減常膳。

是年張齊賢、李沆入相。帝諭之曰：忠孝之誠，終始如一。當同心協力，以濟王事。齊賢曰：古者君臣一體，君爲元首，臣爲股肱，豈有不同心德能濟國家政事者哉？帝曰：國家之事務，在公共審謹而後行之，則無失矣。況先帝所行之事，各著規程，但與卿等遵守而已。

真宗嘗謂侍臣曰：朕觀士大夫中，或有名而無實者，何言之相違也？呂端曰：君子之道，闇然而章，歷試經久，方見爲臣之節。帝然之。

臣從彥釋曰：君子之所爲，皆理之所必然，世之所常行者，然不可以求近功，圖近利，非如世閒小有才者，一旦得君，暴露其器能，以釣一時之譽，彼其設施，當亦有可觀者，要之非能致遠者也。呂端之言，其幾於道者歟。

真宗謂宰相曰：朕於庶官中，求其才幹者，尙多有之。若以德行，則罕見其人。夫德行之門，必有忠孝，未有德不足而忠孝能全者也。

真宗嘗謂宰相曰：臣寮中有被謗言，達朕聽者，咨之於衆，似得其實，然爲臣爲子，鮮有無過之人，但能改過知非，卽爲善也。況朝廷不以一眚廢人，終身之用乎？

真宗嘗閱兩省班簿，謂王旦等曰：近侍之列，各有所長，然求文武適用，可委方面者，亦鮮。每念唐賢比肩而出，何當時得人之多也？旦曰：方今下位，豈無才俊，或恐拔擢未至，然觀前古進賢，樂善者甚重，故人不求備，亦不以小疵累大德，是以人得足用，今立朝之士，誰則無過？陛下無不保庇，然流言稍多，終亦

梗於任使。鑒其愛憎。惟託聖明。則庶無棄人矣。

景德元年。內出京朝官二十四人。付閣門。召對崇政殿。在外者乘傳代歸。

真宗采於朝論。皆以廉幹稱者。及對。或試其詞業。或觀其言論。多實於臺閣館殿。遷秩任之。

真宗擇官判大理寺。謂宰相曰。法官尤宜謹選。若官不稱職。或有冤濫。水旱災沴。自此而興。因問幾品以上。可當是任。李沆曰。執法之任。不必限官高卑。但有執守不回邪者。可當此任。帝然之。

待制張知白。求判國子監。真宗顧謂王旦曰。國庠無事。知白豈倦於處劇耶。旦曰。知白知書。雖乏利刃。而涉道近雅。諳練民政。未嘗以身謀形言。似介而清者。帝曰。執憲之官。久未得人。知白守道若此。可充是選。乃命以諫議大夫。權御史中丞。

真宗嘗以楊徽之。夏侯嶠。充翰林侍讀學士。邢昺。呂文仲。充翰林侍講。更直侍讀長。上設直廬於祕閣。日給上食珍膳。夜則迭宿。命中使劉崇超。日具當宿官名。於內東門進入。自是多召對諮訪。或至中夜。

景德元年。邢州地震。真宗問宰相。知州爲誰。或以上官正對。帝曰。郡國災沴。民不寧居。尤在牧守。以道鎮靜。則封疆無事。正累典藩郡。以知兵自許。但未知其能以鎮靜欽恤爲意否。天下之廣。未免焦勞。正爲此爾。

諸王府侍講孫奭言。牧民之官。不可用有勢援者。帝曰。朝廷用人。惟問才與不才耳。豈得限以世家。如其

敗官自有常典。雖勢援何害。

帝與宰相議擇官。王旦曰：天下重地。爲朝廷屏翰者。不過一二十州。若皆得人。則振撫一方。威惠兼著。帝深然之。

真宗嘗語李至等曰：凡所舉官。多聞謬濫。不若先擇舉主。以類求人。今外官切要。惟轉輸之任。卿等可先擇人。俾令舉之。因言外郡長吏。奏舉管內職官。慮有受其請託者。宜依條約。又州縣闕員甚多。當選有清望朝官。各舉所知。庶得良吏。用親吾民。

祥符二年。帝謂近臣曰：臣寮付外任。有升殿者。朕皆諭以所行之事。期於振舉。若不升殿者。今當各以其事爲誠勵詞。摹印賜之。仍御製七條。以賜文臣。一曰清心。二曰奉公。三曰修德。四曰責實。五曰明察。六曰勸諭。七曰革弊。俾刻石圖壁。奉以爲法。

咸平三年。詔天下凡所解舉人。不得獨考藝能。先須察訪行實。卽許薦送。

八年。新及第進士。授官入謝。帝顧謂宰相曰：其中才不才。未可盡知。王旦曰：十得二三。亦爲多矣。然遭逢盛時。享此科級。或才行兼備。便爲亨塗。帝曰：大都立身當官。以持重爲本。戒於輕率也。

帝性好文。雖以文辭取士。然必視其器識。每御崇政殿。賜進士及第。必召其高第三四人。並列於庭。更察其形神磊落者。始賜第一。或取其文辭有理趣。

終南山隱士种放。居東明峯。專以講習爲業。太宗時嘗一召之。以母老不至。咸平元年母卒。貧不能葬。帝

賜錢帛等物。令葬其母。詔曰。將使天下聞之。知其厚逸民。旌孝子。相勸而歸於善也。五年。帝召放。賜對便殿。命坐。與語久之。喜謂宰相曰。放。召對與語。不山野。訪以民事。則曰。徐而化之。問邊事。久不對。但言愛民而已。夫賞一逸人。可以勸天下之靜退者。乃授左司諫。直昭文館。

真宗初卽位。詔訪文宣王後。得四十五代孫延世。命爲曲阜令。召戒之曰。汝宜精心典領祖廟。無使墮壞。仍賜祭器經書金帛以遣之。

祥符元年。真宗幸曲阜。謁文宣王廟。有司定儀。止肅揖。帝特展拜。以表嚴師崇儒之意。又幸孔林。以古木擁道。降輿乘馬。詣墓拜奠。帝曰。唐明皇褒先聖爲王。朕欲追諡爲帝可乎。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。或云。文宣周之陪臣。周止稱王。不當加以帝號。遂止增美名。又議加封十哲爵以公。七十二賢以侯。王旦曰。顏子舊封竟公。今並列公爵。則亞聖之名。無以別異。望封顏子竟國公。餘爲郡公。帝然之。

臣從彥釋曰。唐時詔郡邑。通得祀社稷。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。以門人爲配。自天子以下。北面拜跪。薦祭。不敢少忽者。非以其爲萬代之法故耶。行之未幾。而淺於學者。智不及此。乃請東揖。以殺太重。歷朝循而不改。逮及我宋。章聖皇帝之幸曲阜也。奮獨見之明。特展拜。以表嚴師崇儒之意。德之盛者也。若章聖皇帝。可謂知所本矣。古者帝王稱號。因時而已。非德有優劣也。唐明皇旣追封先聖爲王。襲其舊號可也。加之以帝號。而褒崇之。亦可也。顧時君所欲如何耳。夫禮惟其稱而已矣。而或者不諭。乃以周之陪臣爲言。豈知禮也哉。

真宗初卽位。詔內外文武羣臣。自今人君有過。時政或虧。軍事臧否。民間利病。並許直言極諫。抗疏以聞。苟言之弗用。則過在朕躬。若求之不言。則罪將誰執。

田錫好諫。真宗最重之。常謂李沆宰相曰。如此諫官。亦甚難得。朝政少有闕失。方在思慮。而錫疏已至矣。朕每覽其章奏。必特與語。獎激之。錫常慮奏疏不得速達。朕令季具所上事目。及月日以聞。

咸平六年。真宗詔田錫對便殿。錫曰。臣願陛下廣稽古之道。爲治民之要。舊有御屏風。及御覽。但記分門事類。不若取四部中治亂興亡之事。可以銘於座右。爲帝王鑒戒者。錄之以資聖覽。是以皇王之道。致陛下於堯舜也。帝曰。善。卿可纂錄進來。俄命兼侍御史知雜。宰相言錫性本清介。臨事不甚敏悟。帝曰。朕覽其章奏。有諫臣之風。當試用之。

真宗自卽位。旣旦御前殿。中書樞密院三司。開封尹。審刑院。及請對官。以次奏事。至辰後還宮。進食。少時復御便殿視事。或閱軍事。講習武藝。多至巳午。開夜則召侍讀學士。諮訪政事。或至中夜還宮。

咸平六年。真宗幸金明池。語宰相曰。士民游樂熙熙然。甚慰朕心。非承平豐年。何以致此。李沆曰。陛下卽位以來。未嘗輒有科徭。官吏秉法。絕無煩擾。信太平之幸。帝曰。朕以天下之人。當務佚之。至於勞民興師。蓋不得已也。今西夏未下。尙煩捍禦。然歷觀載籍。自漢魏以至於唐。四海無事。固亦罕遇。無事之際。更宜詳思備豫。則無患矣。

景德四年。帝謂近臣曰。使人自西北至者云。邊鄙無事。民人安居。曠土開墾。稼穡豐茂。關西物價甚賤。每

念二邊。動煩經置。當擇守臣。不妄生事者。戢兵推信。以保安靖。祥符中。帝又謂宰相曰。朕自北鄙和好。邊陲無事。然居安慮危。未嘗敢自暇逸。每爲文置諸左右。朝夕觀之。庶以自警也。

咸平四年。帝謂宰相曰。軍國之事。無巨細。必與卿等議之。朕未嘗耑斷。卿等固亦無隱以副朕意。祕書丞孫冕上言曰。在京諸司。每以上行事務。詣便殿取裁。況邊事煩劇。聖慮焦勞。務在依違。互相蒙蔽。縱其保位。甚非稱職。唐景龍中。名臣姚廷均。奏言律令格式。陳之象魏。奉而行之。事無不理。比見諸司官寮。不能遵守。事無巨細。皆悉奏聞。且爲君在乎任臣。而臣在乎奉法。萬幾之煩。不可徧覽。所以設官分職。委任責成。古帝王垂拱之化。蓋在於此。自今若軍國大事。及條式無文者。聽奏取旨。餘據章旨合行者。各令準法處分。其別生凝滯。故有稽遲。望許御史奏劾。帝曰。冕之此奏。頗知大體。當下詔切戒之。至祥符四年。太常博士王嗣宗又言。陛下躬親庶政。十有五年。小大之事。一取宸斷。自今望陛下。除禮樂征伐大事之外。其餘細務。責成左右。或者曰。嗣宗不知朝廷事務。帝曰。此頗識大體。當降詔獎之。仍出勤政論。以示羣臣。宰相等。請出示朝堂。從之。

臣從彥辨微曰。孔子稱舜曰。無爲而治者。其舜也與。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夫舜之所以無爲者。以百揆得其人。九官任其職故也。帝自咸平初。以至祥符。躬親庶政。十有五年。而在京諸司。每以常行事務。詣便殿取裁。事無大小。一決宸衷。故孫冕。王嗣宗等。得以言之。昔商中宗。高宗之不敢荒寧。文王

自朝至於日中。昃不遑暇食。周公舉以戒成王。則昔之人。非不貴勤也。至周公作立政。則曰。文王惟克厥宅心。乃克立茲常事。又曰。文王罔攸兼於庶言。庶獄庶慎。惟有司之牧。夫曷嘗勞形弊智於事之末流哉。唐杜黃裳對憲宗曰。王者之道。在修己任賢而已。若乃簿書訟獄。百吏能否。非人主所自任。故王者擇人而任之。責其成功。見功必賞。有罪必罰。誰敢不盡力。李唐君臣不足道也。然黃裳之言。猶能及此。況興唐虞之治乎。帝旣以冕奏。頗知大體。又降詔以獎諭嗣宗。可謂能聽言矣。而宰相乃請以勤政論出示朝堂。孔子所謂將順者。豈其然耶。

咸平五年。將議親郊。鹽鐵使王嗣宗奏言。郊祀煩費。望行謁廟之禮。而推慶賜。呂蒙正曰。前代停郊謁廟。蓋因災沴。今無故罷禋祀。典禮無據。真宗曰。不惟典禮無據。郊壇一日之費。所省幾何。殊非寅恭事天之意也。因詔三司。非禋祀所須。並可減省。

臣從彥辨微曰。古者歲一郊。牲用鴈粟。器用陶匏。無甚煩費。取其恭誠而已。今三歲一有事焉。已非古典。若賞賜士卒。乃太祖一時之命。後因以爲例。議者猶欲不給新兵。以漸去之。而兩府以下。皆賜金帛。何也。王嗣宗知財用數目而已。固不足與議禮。蒙正名臣也。謂前代停郊謁廟。蓋因災沴。今無故罷禋祀。典禮無據。且水旱無常。不幸有故。用前代故事可乎。善乎真宗之能守也。不計郊壇一日之費。事天之禮不可闕也。若士卒賞賜。可革革之。兩府以下金帛。可削削之。一主於恭誠。孰曰不可。神宗時。河北災傷。兩府以下。乞不賜金帛。而司馬光以爲救災節用。宜自貴近始。王安石乃引常堯

辭賜饌事以難之。非知言者也。

景德四年。內侍史崇貴使嘉州還。言平羌知縣氏昭度廉幹。犍爲知縣王固貪濁。真宗曰。內臣將命。乃能察善惡。固亦可獎。然其密侍宮禁。便爾賞罰。外人未爲厭伏。當須轉運使審察之。

臣從彥辨微曰。察州縣官吏善惡。自有常典。又時遣專使辨其能否。罷輒苛刻以聞。而褻黜之。足以爲治矣。崇貴使嘉州。以其職分言之。通傳詔命而已。其還也。曰某人廉幹。某人貪濁。則非其分。非分而言。於理在所懲。不然勿問可也。用其言。而使轉運使審察之。是猶徇之也。古之人拔本塞源。其智慮深矣。可不戒哉。可不念哉。

楊億在學士院。真宗忽夜召見於一小閣。深在禁中。旣見。賜茶。從容者久之。因出文彙數篋。以示億云。卿識朕書蹟乎。皆朕自起草。未嘗命臣下代作也。億惶恐不知所對。頓首再拜而出。由是佯狂。奔於陽翟。是時億文章擅天下。然性剛特而寡合。故惡之者。得以事譖之。帝性好文。初待億眷顧無比。晚年恩禮漸衰。亦由此也。

臣從彥辨微曰。楊億文章擅天下。真宗使處翰林。則是億有文章。而帝有億也。孔子曰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以億之才藝。其處翰林之日。非不久也。不能納其君以文章。融於性與天道。使閒言得行。何所歸咎耶。

景德五年正月三日。天書降於左承天門。帝召羣臣對崇政殿西序。諭其事。王旦曰。陛下以至誠事天地。

以仁孝事祖宗。恭己愛人。夙夜求治。是以干戈偃戢。年穀屢豐。臣等嘗謂天道不遠。必有昭報。今者神授祕文。實彰上穹佑德之應。然茲事簡冊所無。又未審所諭之事。啓封之際。當屏左右。不欲顯示於衆也。帝曰。天若譎示闕政。固與卿等祇畏改悔。若告誡朕躬。亦當克己自修。豈宜隱之。使人不知乎。遂啓其書讀之。帝曰。朕德微薄。何乃天降明命。昭灼若此。且曰。昔龍圖授羲。龜書錫禹。非常之應。惟聖主得之。陛下應天立極。振古稱首。上帝所以申錫祕檢。示治國大中之道。此萬世一時也。改元大中祥符。臣從彥辨微曰。昔堯舜重黎。絕地通天。罔有降格。恐人神雜揉故也。使天書之降。果真有之。蓋已非堯舜之治矣。以理考之。穹然默運於無形之中。而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此天之理也。天豈諄諄然有物以命之乎。遠求前古。未之或聞。下驗庶民。無所取信。而王且乃以龍圖授羲。龜書錫禹比之。使帝之精誠。一寓於非所寓。可勝惜哉。

祥符元年四月。天書降禁中齋閣。造昭應宮。兗州父老僧道呂良等詣闕請封禪。帝命宣諭之曰。封禪大禮。歷代罕有。難遂爾等所請。良等進曰。國家受命五十餘年。功成治定。已致太平。天降祥符。以顯盛德。固宜告成岱岳。以報天地。是時朝臣亦有請者。及知兗州邵曄亦率官屬奉表請從之。

臣從彥辨微曰。封禪非古也。其秦漢之侈心乎。善乎王通之言也。古者祭天有封禪者。有之矣。謂其理起於黃帝。曰。黃帝封泰山。禪梁父。則失之矣。以唐韓愈之賢。猶溺於習俗。又況其下者乎。本朝太平興國中。百官三請封泰山。而迫於供頓之不暇。祥符之初。兗州父老詣闕陳請。遂踵行之。此亦當

時用事者之過也。夫堯舜三代之君，所以稱太平頌成功者，皆載在詩書。詩書所無有，則亦無所考證。故不以堯舜三代之君爲法者，皆妄作也。

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四

遵堯錄四

仁宗

仁宗爲皇太子時。賓客李迪等。常侍燕東宮。見帝容止端莊。雖優戲在前。亦不甚顧。他日因奏事言之。眞宗曰。平時居內中。亦未嘗妄言笑也。

帝旣監國。大臣會議。必秉笏南面而立。聽其議論。謂輔臣曰。但盡公道則善矣。

天聖七年。玉清昭應宮災。帝以守衛者不謹所致。詔付御史臺推勘。皆欲戮之。御史中丞王曉上疏曰。昔魯僖三宮災。孔子以爲僖等親盡當毀。漢遼東高廟災。及高園便殿災。董仲舒曰。高廟不當居陵旁。故天災。今玉清之興。不合經義。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。蠹耗財用無紀。今天焚之。乃戒其侈而不經也。願思有以上應天變。帝感悟。遂薄守衛者罪。

仁宗嘗觀國史。見章聖東封西祀。及修玉清、昭應、景靈、土木之役。極天下之巧。過爲奢侈。謂輔臣曰。此雖爲太平盛事。然亦過度。當時執政大臣。及修造者。不得不任其責。宰相呂夷簡曰。府庫一空。至今不充實。職此之由。帝曰。如此之事。朕當戒之。

眞宗時。撰皇王帝霸論。又撰良臣忠臣論等。仁宗嘗觀之。因謂大臣曰。凡爲臣當爲良臣忠臣。無爲奸臣。

權臣。宰相等奏曰。願陛下。行皇王之道。而不行霸道。臣等待罪宰相。敢不奉聖訓。

臣從彥釋曰。孟子曰。以力假仁者霸。霸必有大國。以德行仁者王。王不待大。又曰。霸者之民。驩虞如也。王者之民。皞皞如也。善乎孟子之言。昔孔子沒。孟子繼之。惟孟子爲知霸王者也。夫學至於頌孟。則王道其幾之矣。故知聖人之學者。然後可與語王道。不知聖人之學。不可與語也。不知聖人之學。驟而語之曰。此霸道也。此王道也。必惑而不信矣。聖人不作。自炎漢以來。有可稱者。莫不雜以霸道。漢宣之言是也。若唐貞觀中。海內康寧。帝曰。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。蓋亦假之者也。神宗時。以司馬光之學。猶誤爲之說。又況其下者乎。然則霸王之道。須要胸中灼然。當時宰相。未必能知也。

仁宗嘗謂輔臣曰。朕自臨御以來。命參知政事多矣。其間忠純可紀者。蔡齊、魯宗道、薛奎而已。宰相王曾、張知白。皆履行忠謹。雖時有小失。而終無大過。李迪亦忠樸自守。第言多輕發耳。宰相龐籍等對曰。才難自古而然。帝復曰。朕於諸臣。記其大。不記其小。皆近世之名臣也。

慶歷三年。宰相呂夷簡有疾。帝憂之。使內侍勞問不絕。聞其未愈。歎曰。古人云。髡可療疾。信必有之。因髡髡以賜夷簡。曰。以此爲藥。庶幾有瘳。又使疏可以大用者數人。久之。猶不能朝。許乘馬至殿門。命內侍取杙子輿以前。夷簡不敢當。帝命二府卽其家議政事。

至和中。陳執中罷相。而用文彥博、富弼二人。二人者。久有人望。一旦復用。朝士往往相賀。歐陽修時爲學士。後數日。奏事垂拱。帝問新除彥博等。外議如何。修以朝士相賀爲對。帝喜曰。古人用人。或以夢卜。苟

不知人。當從人望。於是修作彥博批答云。永惟商周之所紀。至以夢卜而求賢。孰若摺紳之公言。從中外之人望。蓋述上語也。

明道中。宰相欲除親舊二人。爲正言司諫。帝謂祖宗法制。臺諫官須自宸選。今不可壞弛祖宗法度。臺諫自大臣除。則大臣過失。無敢言者。執政等恐懼稱死罪。流汗浹背。再拜下陛。

太子中舍同正員王文度。摹勒真宗御書。賜紫服。且求佩魚。帝謂輔臣曰。先帝嘗命伎術官。毋得佩魚。所以別士類也。宜申明之。其後文度又乞換正官出職。帝曰。伎術人若除正官。則漸亂流品矣。如舊制。遷同正官而已。

李俶爲翰林學士。其父若谷爲樞密直學士。俶請班父下。帝曰。父子同朝。宜有以異之。遂從其請。

孔延魯爲右正言。法當遷官。願不遷。而爲其父尙書祠部郎中致仕。勉求紫章服。帝曰。子爲父請。可從也。特賜勉紫袍章服。宰相等曰。延魯所陳。足以厚風俗。陛下曲從其請。實資孝治。

仁宗嘗謂張士遜曰。帝王之明。在於擇人。辨邪正。則天下無不治矣。士遜曰。惟帝其難之。若選用得才。又使邪正分。則二帝三王。不易此道也。

仁宗嘗謂近臣曰。人臣雖以才適於用。要當以德行為本。苟懷不正。挾僞以自蔽。用心雖巧。而形迹益彰。朕以此觀人。洞見邪正。宰相等對曰。孔子第其門人。而顏回以德行為首。陛下所言。知人之要。盡於此矣。

仁宗嘗謂輔臣曰。比來臣寮請對。其欲進者多矣。求退者少何也。王曾曰。士人貪廉。繫時之用舍。惟朝廷抑奔競。崇靜退。則庶幾有難進之風。帝然之。

諫官韓絳嘗因對而言曰。天子之柄不可下移。事當間出睿斷。帝曰。朕固不憚自有處分。所慮未中於理。而有司奉行。則其害已加於人。故每欲先盡大臣之心而行之。

仁宗嘗謂輔臣曰。知州通判。民之表也。今審官院一以名次用人可乎。宰相王曾曰。不次用人。誠足以勸羣吏。然須更爲選任之法。乃可遵行。帝然之。

仁宗嘗謂輔臣曰。朕觀古者求治之世。牧民之吏。多稱其官。而百姓得安其業。今求治之路。非不廣也。而吏多失職。未稱所以爲民之意。豈今人才之少。而世變之殊哉。殆不得久於其官故也。蓋智能才力之士。雖有興利除害。禁姦勸善之意。非稍假以歲月。則其利民亦且媮而不爲之用。欲終厥功。其路無繇。今夫州縣恃以爲治者。守令也。察其能者。使得久於其官。而褒賞以勸之。今所謂先務者。無以過此。遂詔今後守令。有清白不擾。而政績殊異。有惠於民者。本路安撫。轉運使副。判官。提點。刑獄司。同置保舉。再任。中書別加察訪。審如所舉。卽與推恩。

仁宗退朝。嘗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。賈昌朝時爲侍講。講春秋傳。每至諸侯淫亂事。則略而不說。帝問其故。昌朝以實對。帝曰。六經載此。所以爲後世鑒戒。何必諱也。

臣從彥釋曰。愚聞之師曰。春秋之書。百王不易之通法也。自周道衰。聖人慮後世聖王不作。而大道

遂墜也。故作此一書。若語顏淵爲邦之問是也。此書乃文質之中。寬猛之宜。是非之公也。而後世之爲春秋者。特三傳耳。彼昌朝略而不說者。果經意耶。抑左氏之僻耶。

眞宗嘗覽前代經史。撫其可以爲後世法者。著正說五十篇。帝於經筵。命侍臣日讀一篇。及侍讀丁度等講春秋。讀正說中篇。帝謂曰。春秋所述。皆前世治亂。敢不鑒戒。正說先帝訓言。敢不遵奉。度曰。陛下德音若此。誠天下之幸。

帝每御經筵。以象架皮書策外嚮。以便侍臣講讀。

仁宗嘗賜及第進士王堯臣等。聞喜宴於瓊林苑。遣內侍賜以御詩。又各人賜中庸書一軸。自後遂以爲常。初帝將以中庸賜進士。命輔臣錄本。旣上。使宰相張知白讀之。至修身治人之道。必命反復陳之。帝傾聽終篇始罷。

臣從彥釋曰。中庸之書。孔子傳之曾子。曾子傳之子思。子思述所授之言。以著於篇。中者天下之大本。庸者天下之定理。故以名篇。此聖學之淵源。六經之奧旨也。漢唐之間。讀之者非無其人。然而知其味者鮮矣。自仁祖發之。以其書賜及第進士王堯臣等。厥今遂有知之者。昔者堯舜相授。不越乎此。而天下大治。天其或者無乃有意斯文。將以啓悟天下後世故耶。

皇佑中。宗室叔韶獻所爲文。召試學士院。文中等。賜進士及第。遷右領軍衛將軍。入謝。命坐賜茶。帝謂曰。宗室好學無幾。爾獨能以文章進士及第。前此無有也。朕欲使天下之人。知宗室中亦有賢者。爾勉之。

無忘舊學

天聖初。仁宗薦享景靈宮太廟。及祀圓丘。大禮使王曾言。皇帝袞冕執圭酌。獻廟則七室。每室奏樂章。圓丘之樂則六變。陟降者再。恐難立俟。請節之。帝不可。曰。三年一饗。朕不敢憚勞也。

皇佑二年。大饗明堂。帝每遇神主。行禮畢。卽鞠躬卻行。須盡褥位。始改步移向贊導。從升者皆約其數。令侍臣徧諭獻官。及進徹俎豆者。悉安徐謹嚴。毋忽遽失恭。質明而禮畢。方他時行禮。加數刻之。緩云。

仁宗嘗謂輔臣曰。今公卿之家。專殖產業。未聞有立廟者。豈朝廷勸戒。有所未至耶。將風教陵遲。訖不可復耶。當考諸古制。議其可施於今者行之。宰相等曰。陛下慶歷初。郊祀赦書。嘗許羣臣立家廟矣。有司不能推廣上恩。因循顧望。遂踰十載。王公薦享。下同閭巷。衣冠昭穆雜用。家人緣偷襲弊。恬不爲怪。睿心至意。形於歎息。臣實愧之。夫于親廟。序昭穆。別貴賤之等。所以爲孝。雖有過差。是過於爲孝矣。殖產營利。或與民爭利。反不以爲恥。逮夫立廟。則曰不敢。是敢於爭利。而不敢於爲孝也。於是下兩制。與禮官參議。惜夫有君無臣。久之終不克定。

仁宗一夕旣寢。聞樂聲。命燭興坐。使內侍審之。曰。礬樓百姓飲酒樂聲也。帝欣然曰。朕爲天下父母。得百姓長如此足矣。聽徹乃就寢。

吏有過失。或枉殺人者。終身不忘其名。他日有司論赦擬官。輒曰。此人曾非法殺朕赤子。忍復使從殿政乎。

仁宗愛民恤物。出於聖性。其於斷獄。必求以生。嘗謂輔臣曰。朕未嘗嘗人以死。況敢濫刑罰乎。

至和初。京師大疫。帝出犀二株。付太醫合藥以療民。解之。則其一通天犀也。內侍李舜舉馳奏曰。此犀之美者。請以爲御所服帶。帝曰。朕以爲帶。曷若以療民疾乎。命立碎之。

仁宗愛惜民力。其於宮室池臺。尤謹興作。三司嘗欲以玉清昭應宮故地。爲御苑。帝曰。吾奉先帝苑囿。猶以爲廣。何用此以資游觀之侈哉。

景祐四年。司天上言。明年正旦日食。此所謂三朝之始。人君尤忌之。請移閏月以避之。帝以問大臣。參知政事程琳曰。日者衆陽之長。人君之象。如有食。恐陛下乾剛之道。有所虧而致。惟修德可以免之。帝曰。卿言極是。不如自責。以答天變。

慶歷六年。帝謂輔臣曰。比臣僚有言星變者。且國家雖無天異。亦當自修警。況因譴見者乎。夫天之譴告人君。使懼而修德。亦由人主知臣下之過失。示以戒勅。使得自新。則不陷於咎惡。此天心之仁也。敢不祇畏奉承之。

壽州長史林獻可。上書論國家休咎之事。帝謂輔臣曰。朝廷政事得失。在於任人。得賢則治。否則亂。若堯舜之世。雖有災異。不爲害。桀紂之世。雖有祥瑞。不爲福。今小人多託虛名。以爲直。規求進取。不可不察也。

知無爲軍茹孝標。嘗獻芝草二百五十本。帝曰。朕每以豐年爲瑞。賢臣爲寶。至於草木蟲魚之異。豈足尙

哉。孝標特放罪，仍戒天下，自今毋得以此聞。

天聖七年，契丹大饑，流民過界河，監司以聞。帝謂輔臣曰：彼雖境外之民，皆朕赤子也。盍多方賑救之。乃詔契丹流民所過，人給米二升，分送唐、鄧、襄、汝、四州，以閒田處之。

慶歷中，仁宗謂輔臣曰：自元昊請和，西兵解嚴，然敵人心不保其往，深慮邊臣浸失爲備。可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及北京夏竦密戒所部，遠爲斥堠，廣蓄儲廩，訓練士卒，繕葺城池，如對嚴敵焉。庶無倉卒之患。

天聖初，監修國史王曾言：唐史官吳兢於正史實錄外，采太宗與羣臣問對之語，爲貞觀政要。今欲采太祖、太宗、真宗實錄、日歷、時政記、起居注、擇簡易事迹，不入正史者，命史官別爲一書，與正史並行。帝從之。詔呂夷簡專其事，書成，今所謂三朝寶訓是也。

慶歷三年，樞密副使富弼言：臣歷觀古帝王理天下，未有不以法制爲首務。法制立，然後萬事有經，而治道可濟也。宋有天下八十餘年，太祖始革五代之弊，創立制度。太宗克紹前烈，紀綱益明。真宗承兩朝太平之基，謹守成憲。近年紀綱頗紊，隨事變更，兩府執政，便爲成例，施行於天下，咸以爲非，而朝廷安然奉行，不思剗革。至使民力殫竭，國用空匱，吏員冗而政道缺，賞罰無準，邊敵外侵，寇盜充斥。如此弊端，不可悉數。其所以然者，蓋法制不立，淪胥以至於此也。臣今欲選官置局，將三朝典故及尋討久來諸司所行可用文字，分門類聚，編成一書，置在兩府，俾爲規範。庶幾元綱稍振，弊法漸除。此守基圖救

禍亂之根本也。帝嘉其奏，命歐陽修等四人同共編修，詔弼總領之，分別事類，凡若干門。於逐事之後，各釋其意之相類者，止釋一事，書成，今所謂太平故事是也。

臣從彥釋曰：仁宗承平之久，紀綱不振，蓋因循積習之弊耳。然能爲太平天子，四十二年，民到於今稱之，以德意存焉故也。況德意旣孚於民，而紀綱又明，則其遺後代宜如何耶？此弼之所以奮然欲追祖宗，思剗革也。

章聖皇帝之未有上也，嘗遣內侍往泰山茅仙禱祈，內侍遇異人言：王真人已降生，爲宋第四帝耳。內侍問王真人者何人，異人曰：古之燧人氏是也。時章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，從一仙官自空而下，謂曰：此託生於夫人，覺而奏其事，真宗甚說。及帝生，火光屬天，佳氣滿室，帝方五六歲，常持槐木片，以筋鑽之。真宗問曰：何用？曰：試鑽火爾。真宗謂后妃曰：所謂燧人氏，信不虛爾。

臣從彥辨微曰：二氣五行交運，雖剛柔雜揉，善惡不齊，然聖人之生，必得其氣之純粹而不偏者，此理之常也。自古帝王下至庶人，無子祈禱而得者，有之矣，皆出於至誠之所感，感必有應，此亦理之常也。夫事無徵不信，不信民弗從，若內侍之遇異人，章懿皇后之夢，所謂無證者也。無證而言，啓詐妄之道，君子不取也。或曰：高宗夢得說，載在商書，古人不以爲非何耶？曰：高宗賢君也，傳說賢臣也，以至誠之君，思得賢臣，故夢賚良弼，理亦有之。此亦感通之理也。今其言曰：皇帝夢羽衣數百人，從一仙官自空而下，曰：此託生於夫人，則非理矣。非知道者，孰能知之。

仁宗初選郭氏爲皇后。甚有姿色。然剛妒無子。又嘗與向美人爭毆。帝以爲不可母天下。廢爲庶人。右司諫范仲淹諫曰。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。不宜以過失輕廢立。且人孰無過。陛下當諭后失。置之別館。擇嬪妃老者勸道之。俟其悔而復宮。書奏不納。明日。又率其屬伏閣論列。帝遣中人押送中書商量。宰相以漢唐有廢后故事。仲淹曰。上天姿堯舜。相公奈何以前世弊法。累盛德。御史中丞孔道輔。又極論其不可。明日留班。與宰相廷辨是非。仲淹等得罪。后遂廢居瑤華宮。

臣從彥辨微曰。古者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。以聽天下之外治。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。以聽天下之內治。故曰。天子聽男教。后聽女順。天子理陽道。后治陰德。終身不變者也。禮有七出。爲大夫以下者言之。天子無廢后之文。諸侯無廢夫人之事。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。憂在進賢。不淫其色。采擇之法。在審其初而已。所以防色慾。窒讒間。杜僭亂。治亂禍福之機。在於此矣。仁宗時。郭后以無子。願避后位入道。理之所不可者也。故仲淹等爭之。至伏閣論列。當時執政之人。不知以堯舜待其君。乃引其君使蹈漢唐弊法。可勝惜哉。

郭后廢之明年。章獻明肅皇后服未除。而宰相等勸帝復娶。曹后。范仲淹進曰。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。他日宰相語韓琦曰。此事外人不知。劉旣上仙。官家春秋盛。郭后向美人。皆以失寵廢。以色進者。不可勝數。不立后無以止之。

臣從彥辨微曰。男女之配。終身不變者也。故禮天子諸侯不再娶。說者謂天子諸侯內職具備。后夫

人亡可以攝治。故無再娶之禮。唐啖氏亦曰：古者諸侯一娶九女。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。無再娶之文。故春秋之法。仲子不得爲夫人。由是言之。則天子可知矣。明道中郭后入道。宰相等勸帝復娶。曹后其累盛德。蓋不特章獻服未除也。後之爲人君者。可不戒哉。可不戒哉。

景祐中。太平日久。仕進之人。皆依託權要。以希進用。奔競成風。又臺官言事。瑣碎不根治體。多挾仇怨。以害良士。一日帝謂宰相曰：古者卿大夫相與避於朝。士庶人相與避於道。下至漢文之時。恥言人過。今士人交誣。浸成黨與。乃下詔戒敕之。詔旣下。邪柔者頗愧焉。

臣從彥辨微曰：孟子曰：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。仁言仁聲。有以異乎。曰：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。仁聲民所稱道。此不可不知也。夫天子所爲。要須有以風動天下。如漢光武起循吏卓茂。而以太傅處之。魏以毛玠爲尙書。唐以楊綰爲宰相。是也。區區命令。非所以感人。也。彼漢唐之君。何足道哉。然一時之間。所爲合理。尙足以感動。況以堯舜之道。革易天下者乎。

慶歷三年。帝以晏殊爲相。范仲淹爲參知政事。杜衍爲樞密使。韓琦與富弼副之。以至臺閣多一時之賢。天子旣厭西兵。閱天下困弊。奮然有意。遂欲因羣才以更改。數詔大臣。條天下事。方施行。十未及一。而小人權幸者皆不便。明年秋。會殊以事罷。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。事遂已。

臣從彥辨微曰：小人之權幸。可畏也久矣。以仁宗之英明。急於圖治。晏殊爲相。羣賢在朝。天下拭目以望太平。而富范等各條具其事。以時所宜先者。方施行之。歐陽修又以天子更張政事。憂憫元元。

而勞心求治之意。載於制書。以諷曉訓敕在位者。可謂一時之良。而衄於讒間。不果其志何耶。古者人君立政立事。君臣相與合心同謀。明足以照之。仁足以守之。勇足以斷之。爲之不暴。而持之以久。故小人不得以措其私。權幸不得以搖其成。若慶歷之事。銳之於始。而不究其終。君臣之間。毋乃有未至耶。致治之難。古今之通患也。可勝咤哉。

誕節。太祖曰長春。太宗曰壽寧。真宗曰承天。仁宗曰乾元。英宗曰壽聖。神宗曰同天。哲宗曰興龍。

臣從彥辨微曰。誕節古無有也。自唐開元中。源乾曜等啓之耳。說者謂唐太宗不以生日宴樂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。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爲節。夫節者。陰陽氣至之候。不可爲也。明皇享國日久。侈心漸生。致臣下以逸欲導之耳。乃立誕節虛名宴樂。蓋欲誇示四海。非所以垂訓後世也。我朝太祖以下諸君。踵而行之。各立誕節之名。亦獨何哉。

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五

遵堯錄五

李沆

太宗時以著作佐郎直史館。賜五品服。雍熙中。左拾遺王化基上書。大言自薦。帝謂宰相曰。李沆、宋湜。皆佳士也。可並試之。明日並命爲右補闕。知制誥。沆位二人之次。特升於上。未幾召入翰林。充學士。賜金紫。弼違獻可。多沃上心。天子知其才。乃有意於大用。淳化二年。拜給事中。參知政事。帝乃循名責實。沆勵翼一心。將明庶政。名器有倫。人無僥倖。四年。以本官罷去。

眞宗卽位。拜戶部侍郎。參知政事。明年。以本官平章事。沆在中書。未嘗密進封章。帝諮其故。沆曰。臣備位宰相。公當公言之。苟背同列。密有啓奏。非讒卽佞。臣每嫉此。豈復自爲之耶。帝嗟賞之。

將詔庶官上封直言。有指中書過失。請行罷免者。帝覽之不悅。謂沆曰。此輩皆非良善。止欲自進。當譴責以儆之。沆曰。朝庭比開言路。苟言之當理。宜加旌賞。不則留中可也。況臣等非才。備員台輔。儻蒙見黜。乃是言事之臣。有補朝庭。帝曰。卿眞長者耳。

臣從彥釋曰。自古諫官論事。執政者多忌之。又惡聞過失。杜塞天下之口。惟唐之裴垪與李沆二人不然。垪之相憲宗也。諫官有論事者。必獎激之。使盡言。而章聖時。有指中書過失者。帝欲責之。沆曰。

朝廷比開言路。願言之當理與否耳。歸咎於己。而自謂非才。非忠於事君。以天下國家爲一體者。其孰能之。

咸平五年春。帝以上元御樓。見人物煩盛。因命舉酒賜侍臣曰。天下富庶如此。嘉與卿等共舉此觴。沆辭避至數四。訖不受。帝爲之變色。翼日王旦謁之。逡巡語及力辭酒事。沆曰。天下庶事尙多有未濟者。人主豈得言治安。遂極論治體。以爲自古人主好尙之弊有三。不好色則好兵。不好兵則好神仙。以臣觀之。聖性如此。必無好色好兵之累。第恐異日爲方士所惑。沆老矣。思念相公適當之耳。

景德初。北敵寇邊。沆當居守之任。坐鎮京國。令行禁止。不戮一人。使天下無南顧之憂。同德一心。光輔大政。明年進門下侍郎。王旦前此已任參知政事。及是西北二方猶梗。羽書邊奏無虛日。每延英盡訪。王命急宣。或至盱昃不遑暇食。旦謂沆曰。安得企見太平。吾輩當優游燕息矣。沆曰。國家強敵外患。適足爲警懼。異日天下燕安。人臣率職。亦未必高拱無事。君奚念哉。

臣從彥釋曰。常人之情。方當有警時。不能隨事應酬。或至失措。及太平多暇。則怠忘。而不知變生無形。沆以國家強敵外患。適足爲警懼。異日天下晏安。未必無事。則其所見過於常人遠矣。

沆內行修謹。識大體。外居大位。接賓客。常寡言。馬亮與沆同年生。又與其弟維善。因以語維。維乘閒達亮語。沆曰。吾非不知也。然今之朝士。得升殿言事。上封論奏。了無壅蔽。多下有司。皆見之矣。若邦國大計。北有強敵。西有巨寇。日盱條議。所以備禦之策。非不詳究。搢紳中。若李宗愕。趙安仁。皆時之英秀。與之

談論猶不能啓發言意。自餘通籍之子，坐起拜揖，尙周章失措，卽帝必自論功，以希寵獎。此有何可採。而與之接語耶？苟屈意與相親，則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，僕病未能也。爲我謝馬君。沆常言居重位，實無補萬分。惟中外所陳利害，一切報罷。此少足以報國耳。朝廷防制，纖悉備具，或徇所陳請，施行一事，卽所傷多矣。議者謂此正唐人陸象先庸人擾之之論也。

臣從彥釋曰：李沆之言，以常人觀之，甚得太平宰相之體，必不至若張湯輩取祖宗法度，紛紛更張，以擾天下之民。然太宗好論錢穀，呂端寇準等不能言，而張觀能之。眞宗崇信天書，王旦等不能言，而張奭能之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長，豈可厚誣以天下皆無人。堯曰稽於衆，舍己從人，又況其下者乎？此則沆之失也。

沆之相也。是時丁謂尙爲兩制，寇準屢薦之，未及進用。準一日言於沆曰：如丁謂之才，搢紳無幾，相公不用何也？沆曰：丁今已爲兩禁，稍進用則當國矣。若此人者，果可使當國乎？準曰：然。相公自度終能抑之乎？沆曰：唯唯。行且用之。他日願勿悔也。及謂秉政，未幾而準有南遷之禍。

初沆當無事時，常與王旦說及方士之說，及西北二方有警，又曰：異日天下宴安，人臣率職，亦未必高拱無事。其後北鄙和好，西人款附，不十年閒，西祀東封，旦講禮儀，治財賦，力不暇給，追憶其言，使人卽其家圖像拜之，服其先識。

寇準

太宗時以通判鄆州召見。帝謂曰：知卿有謀，試與朕決一事。令中外不驚擾。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。準請云某事。帝曰：東宮所爲不法。他日必爲桀紂之行。欲廢之，則宮中已自有兵甲，恐召亂。準曰：請某月日，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。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。陛下搜其宮中，果有不法之器，俟還而示之。隔下左右勿令入。但一黃門力爾。帝以爲然。東宮服事遂廢之。

太宗久不豫。時準在魏駟。召還問以後事。準謝曰：知子莫若父。臣愚不敢與也。帝曰：以卿明智不阿順。故以問卿。卿不應辭避。準再拜請曰：臣觀諸皇子，誠無不令。至如壽王，得人心深矣。帝大悅。遂定策以壽王爲太子。躬行告廟及還。六宮皆登御樓以觀之。時李后在焉。聞百姓皆歌呼曰：吾帝之子，年少可愛。后不悅，歸以告帝。帝召準責曰：萬姓但知有太子，而不知朕。卿悞朕也。準曰：太子萬世祀社稷之主。若傳之失人，誠爲可憂。今天下歌其得賢，臣敢以爲賀。帝始解。自是眷注益厚。累爲諫議大夫、樞密副使。參知政事。

眞宗卽位，併三司爲一使。始命準爲之。景德元年，同平章事。會契丹寇澶淵。時大臣議宜戒嚴。京城益兵。圖西南之幸。準面折之曰：王欽若江南人，故請陛下幸金陵。陳堯叟蜀人，故請陛下幸成都。皆淺議耳。不足取也。今寇涉吾地，莫敢前卻。陛下若親征，賊當膽裂。惡在他圖哉。帝至澶淵，賊猶未退。準曰：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。若今登城，搃賊必矣。帝從之。將吏懽呼，萬弩齊發，射殺賊將王統軍者。軍聲大振。賊勢蹙。遂乞通和。帝以問準。準畫策進曰：如能用臣此策，可保數百年無事。不然四五十年後，恐賊心又

生矣。帝曰：朕不忍生靈受困，不如聽其和。蓋五十年後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？北人得和，準在軍中，詔令有所不從。及事平，謝曰：使臣盡用詔令，豈得事成之速哉？帝笑而勞之曰：卿願爲誰？初，帝幸澶淵，乘輿方渡河，北騎充斥，至於城下，人情詢詢。帝使人微覘準所爲，而準方酣寢於中書，鼻息如雷，人以其一時鎮物，比之謝安。

臣從彥釋曰：人才各有所用，自非大賢不可責備。若準多私意強辨，誠可惡。至契丹寇澶淵，折陳堯叟、王欽若乖謬之謀，勸帝親征，赫然立大功於世，蓋非庸庸者所能及也。非才各有用，故耶。

準好賢樂善，於知人尤明。事所推薦，若种放、孫何、丁謂等之徒，皆出其門。嘗語其親厚者曰：丁生誠奇才，然不堪重任。其後自永興軍復拜中書侍郎平章事。是時丁謂爲佐，一日會食政事堂，羹汙準鬢，謂起與拂之。準曰：君爲參預大臣，而親爲官長拂鬢者乎？謂顧左右大愧，恨之。帝旣倦政，而丁謂奸佞迎合，太后有臨朝之謀，準便殿請對曰：太子睿德天縱，足以任天下之事。陛下胡不協天人之係望，講社稷之不謀？若丁謂負才而挾奸，曹利用恃權而使氣，皆不可以輔少主。恐亂陛下家事，因俯伏流涕。帝命中人扶起，慰謝之。明日謂之黨，以急變聞，飛不軌之語以中準，坐是罷相。乾興元年二月，貶雷州司戶參軍。

臣從彥釋曰：古之用人，以德器爲先，才大而德不足，祇爲累耳。準始薦丁謂於李沆，沆不可。準曰：若丁謂之才，相公自度終能抑之乎？及謂當國，又不能容之，斥其挾奸，不可以輔少主，遂取南遷之禍。

準之南遷可也。然使謂無所忌憚，得結雷允恭以圖不軌，皆準之由。後之爲大臣者，貪人之才，而不究其德，可不戒哉。

初真宗問兩府曰：朕欲得一人爲馬步軍都指揮使，卿等擇之。方議其事，吏有以文籍進者，準曰：爲何文字？曰：例簿也。準叱之曰：朝廷欲用一衙官，尙須檢例，則安用我輩哉？夫壞國政，損王道，正由中書屑屑檢例耳。準在中書，凡有爲多不用舊例，皆此類也。然三入相而不能久於位者，或以此爲累。帝方不豫，謂侍臣曰：能成吾子爲帝，而不朕虞者，惟寇準、李迪可矣。

王旦

真宗時，彙爲翰林學士，人謂有宰相器。嘗奏事下殿，帝目送之曰：與朕致太平者，必斯人也。

景德二年，拜平章事。時契丹初請盟，趙德明納誓約，願守河西，二邊兵罷不用。帝遂欲以無事治天下，且以謂宋興三世，祖宗之法具在，故其爲相，務行故事，謹所改作。進退能否，賞罰必當，羣工百司，各得其職。

趙德明納誓約，願守河西，已而以民飢爲言，求糧百萬斛。大臣皆言：德明新納誓而敢違，乞以詔書責之。帝以問旦，旦曰：不可。請降詔書諭之曰：爾土災饑，朝廷撫御遠方，固當賑救。然邊塞芻粟屯戍者衆，自要支持，今敕旨有司，具粟百萬於京師，可自遣衆飛輓。帝大喜，德明得詔，慚且拜曰：朝廷有人矣。遂止。時契丹征高麗，帝語旦曰：萬一高麗窮蹙，或歸於我，或來乞師，何以處之？旦曰：當顧其大者。契丹方固盟。

好。高麗貢奉。歲不至。帝曰。然。可諭登州。如高麗使來乞師。卽語。歲年貢奉不入。不敢達於朝廷。如有歸款存撫之。亦不須以聞。

帝一日問宰相曰。方今四海無虞。而言事者。謂和好之利。不若克定之功也。且曰。祖宗平一區宇。每興功。動衆。皆非獲已。先帝時。頗已厭兵。今柔服異域。守在四裔。蓋帝王之盛德也。且武夫悍卒。小有成功。過求爵賞。威望旣盛。卽須姑息。往往不能自保功名。輕議兵戎。不可不察也。

臣從彥釋曰。師旅之興。必有謂也。在易師之六五曰。田有禽。利執言。無咎。蓋謂外裔猾夏。寇賊奸宄。以害生民。不可懷來也。然後奉辭以討之。猶之禽獸在田。侵害苗稼。然後獵之。如此而動。乃得無咎。不然。則其咎大矣。執言奉辭也。蓋明其罪而討之也。書有甘誓。費誓。詩有采薇。采芑。亦以此也。後世失之。乃有和好克定之說。至漢武帝時。韓安國。王恢。爭辨紛紛。不足尙。古者。天子有道。守在四裔。詩曰。莫敢不來享。莫敢不來王。是也。及其爲中國患也。則亦驅之出境而已。詩曰。薄伐玁狁。至於太原。是也。爲害則獵而取之。不卹也。易之言是也。此聖人之格言。萬世不易之理也。王旦之對章聖皇帝也。善則善矣。然其理未明。其事無證。謂武夫悍卒。小有成功。過求爵賞。不能自保功名。是亦利之而已矣。豈知言哉。

祥符八年。帝謂旦等曰。人言中書罕言事。稀接賓客。政事亦多稽留。旦曰。中書當言者。惟進賢退不肖。四方邊事。郡縣水旱。官吏能否。刑法枉直。此數事動稟進止。外人不知。是臣等無漏言也。稀接賓客。誠亦

有之。如轉運使、副提點刑獄，切要藩郡知州，及非常委任者，臣等未嘗見其有攜牘至中書者，多是徵求恩渥。大約中書事簡，加以動守程式，不敢隨意增損，循常細務應報，或有緩急，亦無踰日限。此外思慮不至，事有未便，未免重煩聖斷耳。帝再三慰諭之。

旦嘗因便坐奏事，帝語及一省郎姓名，旦曰：斯人履行才幹，俱有可采。今方典郡，宜與甄擢。旦等皆素知其爲人，因其稱薦之，自是屢加歎賞，令俟歸朝，擢以爲轉運使。徐更別議陞陟，旣而代還，會外計闕官，旦卽與同列擬定名氏，約以次日奏補。及晚，其人投刺來謁，旦以方議委任，辭弗見。詰朝入對，具道本末，請授以轉漕。帝默然不許，退而歎駭者久之。乃知昨暮造請，雖弗見，已爲伺察者所糾矣。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，當須謹避，庶幾免於悔吝。

臣從彥釋曰：人主於宰相，疑則勿任，任則勿疑。昔謝泌言之詳矣。旦以外計闕官，除一轉運使，且大臣所嘗共薦者，帝用伺察者之言而不聽，非至誠委任大道也。夫君臣一體者也。爲旦計者，苟情行不通，當力言之，以除壅蔽可也。奈何以私謁之嫌，欲自免於悔吝，天下之事，有大於一轉運使者多矣。每每如此，則其爲悔吝，可勝言哉。此旦之失也。

初旦在中書，帝獨倚任，見有議事，帝必曰：曾與王旦議否？事無大小，非其言不決。自景德以來，襲一聖休德之後，謹守成憲，務在安靜，外無寇敵之患者十餘年。兵革不用，議者謂得太平宰相之體。

旦於用人，不以名譽，必求其實。苟賢且才矣，必久其官，衆以爲宜某職，然後遷。其所薦引，人未嘗知。寇準

爲樞密使當罷使人求使相。旦大驚曰：將相之任，豈可求耶？旦素不受私請，準深恨之，已而制出，除武勝軍節度使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入見，泣曰：非陛下知臣，何以至此？帝具道，旦所以薦者，準始愧歎，以爲不可及。

旦任事久，有於上前謗之者，輒引咎，未嘗自辨。至他人有過失，可辨者，辨之，必得而後已。榮王宮火，延前殿，有言非天災，請置獄劾火事，當坐死者百餘人。旦獨請見，曰：始失火時，陛下以罪已詔天下，而臣等皆上章待罪，今反歸咎於人，何以示信？且火雖有迹，庸知非天譴耶？由是坐者皆免。

旦常以任中正知成都，代張詠言者以爲不可。帝以問旦，旦曰：非中正不能守詠之成規，若他人往，必妄有變更矣。帝然之。言者亦服旦之能用人也。

宦者劉成珪，以恭謹得幸，病且死，求爲節度使。帝以語旦，旦曰：承珪待此以瞑目，旦執以爲不可。曰：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，奈何？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。

王曾

真宗景德中，授著作佐郎，直史館。時朝廷與契丹修好，遣詔使以北朝稱之。曾抗疏論列，當稱契丹不當稱北朝。帝尤加賞激，朝論韙之。然使者已行，遂已。累遷諫議大夫，參知政事。

帝好神仙，築昭應景靈宮，用大臣領使，以曾爲景靈宮使，不拜。忤旨罷政，出知南京。曾之罷也，日往候，故太尉王旦屬旦疾，因辭弗見。旣而語之曰：王君介然，他日勳業，德望甚大，願某不得見之耳。且曰：王君

昨以辭避景靈宮使。拂帝意。然進退詳雅。詞直氣和。了無所懼。某自循省。在政府幾二十年。每進對稍忤。卽蹙縮不自容。以是知其器度矣。

天禧二年。召爲平章事。初真宗不豫者久之。莊憲太后。方有臨朝之望。仁宗居儲邸。於資善堂決事。物議籍籍。咸有所去就。會曾再貳鈞席。語錢惟演曰。皇儲沖幼。非中宮不可獨立。中宮非倚皇儲之重。則人心不附矣。惟演以劉氏之姻。亟入白之。兩宮由是益親。遂無閒言。

臣從彥釋曰。周成王嗣位之初。攝政者周公而已。炎漢以來。乃有太后臨朝之事。而後世襲其例。遂以兩宮稱之。或曰。二聖皆非治世典禮也。天禧中。物議籍籍。咸有所去就。蓋母后聽從小人之利。此安危禍福之機也。而世常蹈之何耶。若曾之言。蓋亦救其末而已。

乾興二年。以章聖遺制。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。聽斷儀式久未定。丁謂每欲議大政。則皇太后坐後殿。朝執政。朔望則皇帝坐前殿。朝羣臣。其餘庶務。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。禁中附奏。傳命中書樞密院平決之。衆議以爲不可。上下隔絕。中外惴恐。會時判禮儀院。乃采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。皇帝在左。母后在右。同殿垂簾坐。中書樞密院。以次奏事如儀。議既定。人心乃安。

景祐元年。拜樞密使。遷右僕射。門下平章事。曾始參大政。屬太尉王旦當國。每進用朝士。必先望實。或告之曰。某人才。某人賢。則曰。誠知此人。然歷官尙淺。人望未著。且俾養望。歲久不渝。而後擢任。則榮塗坦。然中外允協。曾嘗誌之。及執政之日。遵行其言。人皆心服。

臣從彥釋曰。古之士者。自十五入學。至四十而後仕。其意若曰。善道以久而後立。人材以久而後成。故處之以燕閒之地。而寬之以歲月之期。俾專其業。俟其志一定。則其仕也。不遷於利。不屈於欲。道之於民而民從。動之於民而民和。天下被其澤矣。後世怵於科舉。自童穉閒。已有汲汲趨利之意。一旦臨民。則亦何所不至也。王旦章聖時。在中書最久。每進用朝士。必先望實。苟人望未孚。則雖告之曰。某人才。某人賢。不驟進也。此真救弊之良圖也。曾之當國也。遵行其言。人皆心服。非已行之驗。故耶。

曾德器深厚而寡言。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。莫不榮之。是時韓琦爲諫官。因納劄子。曾忽云。近日頗見章疏甚好。只如此可矣。向來如高若訥輩。多是擇利。范希文亦未免近名。須要純意於國家事耳。後琦果爲名臣。

尹洙初入館編校。四年欲得一差遣。遂到中書。援錢延年例。曾徐曰。學士自行。何爲在錢延年等列耶。洙終身以爲愧恨。其畏之如此。

曾當國時。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者。范仲淹時爲司諫。乘閒諷之曰。明揚士類。宰相之任也。公之盛德少此耳。曾徐應之曰。恩若已出。怨使誰當。仲淹憫然自失。退而歎曰。真宰相也。

臣從彥釋曰。宰相之職。在於進賢退不肖。古之人有舉之至於同朝。而人不以爲德。有廢黜之終其身。而人不以爲怨者。合於至公故也。故舉一賢。使天下之人。知如是者皆可勉。去一不肖。使天下之

人知如是者皆可懲。無非教也。夫以明揚士類。爲宰相之任。此諷言也。曾答之曰。恩若已出。怨使誰當。則是避嫌者也。避嫌非至公之道也。仲淹聞而歎之。蓋亦得之於初。而失之於末矣。

曾嘗語人曰。昔楊億有言。人之操履。無若誠實。竊欽佩之。苟執之不渝。夷險可以一致。及當國內外親戚。可任者。言之於上。否者厚卹之。以金帛。終不以名器私所親。

